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九家集注杜詩卷十一 宋郭知達編

古詩

杜鵑

華陽風俗錄見上杜鵑行注識者謂此詩上四句非詩乃題下甫自注爾後人誤寫

一說謂上皇幸蜀還肅宗用李輔國誅遷之西內上皇怏怏而崩此詩感是而作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趙云

世有杜鵑辨仙井李新元應之作鬻書者編入東坡外集詩話非矣其說曰南都王諠伯書江濱驛垣謂子美詩歷正季兵火舛缺離異雖經其祖父所理尚有疑闕者諠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

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目我昔遊錦城為首句誼伯誤
矣且子美詩備諸家體必非牽合程度者也是篇句落
處凡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耶原子美之意類
有所感託物以發亦六義之比興離騷之法歟按博物
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為飼之胡江東所謂杜宇
曾為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且禽鳥至微知有所尊
故子美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尊蓋識當時刺
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
不忘君者可一二數嚴武在蜀雖橫飲刻薄而實資中
原是西川有杜鵑其不度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
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為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
耳至於活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尊君者為有懷
貳者為無不在夫杜鵑之真有無也誼伯以為東東川
聞杜鵑聲繁而急乃始歎子美詩跋虎紙上語又云子
美不應疊用韻何耶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韻無害于為
詩僕所見如此誼伯博學強辯殆必有折衷之元應之

說如此次公謂元應言杜詩備衆體是矣於三絕句有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已有兩刺史矣於
草堂詩舊犬喜我歸隣舍喜我歸大官喜我來城郭喜
我來已有四喜我矣亦豈拘尋常程度邪今詩四句有
四杜鵬亦詩所謂有酒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
舞我之勢謂觀其言有杜鵬無杜鵬無杜鵬有杜鵬錯
綜其語豈直是題下注耶王立之知其彷彿其說云公
杜鵬詩與古詩之謠語無異豈復以韻為限立之之說
非不是然亦不悟錯文之語與夫雅詩四我之勢也後
又有一杜鵬則亦八仙歌用阮籍秋懷重押歸字識靈
運述祖德重押人字一篇之中有兩船兩眠兩天兩前
字者也次公所見此四句真以言杜鵬之有無也其下
云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杜鵬暮春至哀哀叫其間
則以成西川有杜鵬之句下又云君看禽鳥情猶解事
杜鵬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
泉則以成雲安有杜鵬之句詩之引結甚明若其言尊

君之義則自在中間鋪叙不必泥首四句便為美刺況此詩作于雲安乃大歷元年春嚴武已死于去年夏時郭英又為崔旰所殺繼而杜鴻漸來豈可指為嚴武之有君耶又雲安在唐是夔州之屬縣非有刺史豈可此西東之列乎元應我昔游錦城結廬錦水邊

趙云陶淵明結廬在

人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

趙云曹子建荆榛上參天

杜鵬暮春至

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

鳥不敢嗔

一作宣

仍為餒其子

世說杜鵬養子于百鳥巢百鳥共養其子而不敢犯

趙云以物飼人之謂餒張耳傳以肉餒虎

禮若奉至尊

成都記見上杜鵬行化作杜鵬似老

鳥注趙云公所以賦杜鵬之意舊注不得其說乃或用公在雲安詩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証雲安有杜

鵲之實不知此乃言其鳴云不如歸去之子規與玄都
壇詩子規夜啼山竹裂者同非今所謂杜鵑也又謂上
皇幸蜀還肅宗用李輔國謀遷之西內上皇悵悵而崩
此詩感是而作亦非蓋遷上皇宜獨百鳥銜杜鵑之子
不若哉況上皇之遷西內在辛丑上元二年明年遂崩
至今歲丙午大歷元年公在雲安賦詩已六年矣既隔
肅宗又隔當日代宗而却方說遷徙事以為刺哉若杜
鵑事則成都記所云自昔至今所傳如此然鵑與子規
兩種形聲不同以杜宇化為鵑所以公言重是古帝魂
也鮑照行路難之七云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舉頭
四顧望但見松柏荆棘三踳踳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
古詩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脫今公
所謂喬木上參天又謂哀哀叫其間又云重是古帝魂
蓋出於此至若常再拜而重之不能拜而淚下則尊君
親上之
意鴻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與知

恩

晉羊祜雁賦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春秋繁露曰凡贊卿用羔羊有角而不用如好仁

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謗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羊之為言猶祥故以為贊聖賢古法

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間

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

此詩譏世亂不能明臣之義者

禽鳥之不若也杜曰補遺劉越石扶風歌據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

引水

夔俗無井皆以竹到山泉而飲端屈山腹間有至數百丈

月峽瞿唐雲作頂

庾仲雍荊州記巴楚有明月峽趙云荊州記巴楚有明月峽廣德峽東

夾峽今謂之巫峽歸秣峽歸鄉峽桑欽水經與酈道元所注又有多名本朝樂史寰宇記於渝州載有明月峽

以石穴圓似之故以名至夔州載三峽則曰西峽巴峽
巫峽意者西峽即明月峽也今去月峽瞿唐雲作頂言
自明月峽至瞿唐皆亂石崢嶸俗無井而食故高者引
是連山所以雲作頂

水雲安無泉
尤難得水

雲安沽水僕奴悲魚復移居心力省

後漢地

志魚復屬巴郡古庸國左傳文十年魚人逐楚師是也
師云此自雲安徙夔趙云魚復即夔州今倚郭奉節
縣乃漢
魚復縣
白帝城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人生留滯生

理難斗水何直百憂寬

莊子期斗升水之活趙云虛
照隣喜秋風至詩形骸歲枯槁

生理日摧殘還思不
動行賴此百憂寬

青絲

青絲白馬誰家子

梁吳均白馬黃金羈梁元帝宛轉青絲鞵趙云青絲所以言鞵梁元帝

詩是已白馬馬中驕貴者游俠少年多騎白馬古樂府有白馬字南史侯景傳初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寄陽來及景叛乘白馬青絲為轡欲以應誠而崔顥輕薄少年詩青絲白馬冶游園能使行人駐馬看則矜誇馳騁者然矣必當時有良家

唐魏豪且逐風塵起

風塵喻亂離鮑云豈

子之惡少者為賊盜也懷思之反有從亂者趙云魏豪字吳志孫權言甘寧是已風塵多以言征戰盜賊逐風塵起則乘此為盜者矣不聞漢主放妃嬪誅貴妃師云乾元元年

近靜潼關

掃蜂蟻

師云收東西京趙云此公戎約魏豪子之解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

即為藍粉期

趙云告以必破亡之証莊子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珠者必遺其腦也使宋

王而寤子為蠶粉夫蠶之為言若
以菜為蠶粉之為言散全物為屑
未如又作面縛歸金

闕

庄傳克許許
子面縛銜壁

萬一皇恩下玉墀

時降者皆授節鎮河
北之志自此起矣

趙云此篇蔡伯喈以為五谷盜賊事其說是按通鑑於
廣德二年正月載吐蕃入長安也諸軍亡卒及鄉曲無
賴子弟相聚為盜吐蕃既去猶竄伏南山子午等五谷
所在為患下已以太子賓客薛景仙為南山五谷防禦
使討之按正月己亥朔至丁巳則十九日也此詩蓋公
於春初聞盜賊之事未間薛景仙討之之命所作所以
有殿前兵馬破汝時之句莊
子之北游萬分未得處一馬

近聞

近聞犬戎遠遁逃

說文解字曰赤狄本犬種故字從犬
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騷擾產

遠遁逃蕭望之

牧馬不敢侵臨洮

臨洮郡名賈誼過秦論胡人不敢南下而

牧馬渭水逶迤白日淨隴山蕭瑟秋雲高崆峒五原亦無

事北庭數有關中使

言突厥和

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和好

應難棄

贊普吐蕃也薛云唐吐蕃傳其俗謂強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贊普今西域有錢通者即

贊普之聲訛而為錢通

趙云大戎指吐蕃本西羌屬

拜必手据地為犬號今讀普從通音而公所用止從本字耳求親事新書不載但云永泰大歷間再遣使來聘今因公詩見之臨洮郡今洮州逶迤字選鈔餘逶迤蕭瑟字選蕭茸蕭瑟白日淨秋雲高形容其無事也臨洮今在九域志為熙州渭水則秦隴一帶所經皆是隴山今之隴州地志隴山天水大坂也其坂九回不知高幾許空峒山名樂史寰宇記禹迹之內崆峒者三其一在

臨洮秦築長城之所起則洮岷一帶皆是也今專以言渭川五原則今之鹽州西南邊北庭數有關中使則又有突厥通好也或云回紇等國皆在北之地既不附吐蕃故亦遣使於國中其說亦是爾雅曰妻之父為外舅又曰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則妻父者舅婚者甥也孟子言堯之於舜帝館甥于貳室師正觀十五年妻文成公主中宗景龍二年妻金城公主開元二年自言舅甥乞和親見吐蕃傳今言肅代時

漁陽

時祿山平以雍王遙領范陽盧龍節制而不出閣

漁陽突騎猶精銳

杜云漢光武謂馬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又唐六典注

蔡邕曰冀州強弩幽州突騎天下之精兵也

赫赫雍王都節

一作前

帝制猛將飄

然恐後時本朝不入非高計

祿山已破朝廷不能革其積弊復以盧龍授藩鎮故

李懷仙朱滔之屬得以跋扈竟不為朝廷所有趙云
漁陽突騎指雍王所統兵編年通載十月雍王迺討史
朝義甲戌大敗之于橫水克河陽東郡其將張獻誠以
汴州降十一月薛嵩以相衛洺邢降張志忠以趙定深
常易降時公在梓聞雍王之勝尚聞河北猶有未入朝
者乃諭諸將苟飄然而來已自後時而不入本朝豈高
計乎舊注模稜其說以雍王迺領范陽盧龍節制而不
出閤又云祿山已破云云皆非祿山死在至德元載繼
有子慶緒又繼之以史思明思明子朝義自祿山天寶
十四載反至廣德元年正月安史併滅今於雍王為兵
馬元帥時謂之安史併滅可也豈得止為祿山平守朱
滔反又是德宗建中三年時事李懷光反又是德宗興
元元年時事豈所謂不入本朝耶至以雍王迺為連李
懷光為懷仙雕本之誤漁陽突騎幽州素有此兵號突
騎杜曰說是戰國策季良謂魏王曰恃吳之精銳而欲
攻邯鄲苟子湯武之仁義桓文之節制成公綏嘯賦志

雖俗而飄然史云不後時
以縮蕭望之志在本朝

祿山北築雄武城舊防敗走

歸其營

祿山逆謀日熾築
壘范陽北號雄武

繫書請問燕者舊今日何須

十萬兵

趙云舉往事以懲警不朝之將魯仲連繫書約
矢以射聊城中名之曰燕者舊則本吾民之父

老又託之問者
舊以警諸將耳

黃河二首

鮑云黃河北岸海西軍胡人高鼻動
成羣謂吐蕃入寇舊注謂祿山非黃

河西岸是吾蜀謂鄭公軍當狗之戰舊注謂

明皇肅宗非趙云前章罪海西軍不能禦

寇黃河之北大海之西則河北一帶之州郡

也後章憫蜀人困于供給終之以願君王無

奢移

云

黃河北岸海西軍推鼓鳴鐘天下聞

趙云言其飲食
宴樂之雄侈鐵

馬長鳴不知數胡人高鼻動成羣

祿山之反皆漁陽突
騎及所養同羅降奚

契丹曳落河并誘致諸蕃皆胡騎也趙云傳有虞坂
之馬望伯樂而長鳴李陵報蘇武書胡茹五動牧馬悲

鳴吟嘯

成羣

右一

黃河西岸

趙作
南岸

是吾蜀欲須供給家無粟願驅衆庶戴

君王混一車書弃金玉

時明皇在蜀肅宗起靈武師云
庾信江南賦并吞六合混一車

書趙云上之人須蜀人之供給乃至於家無粟其字依
傍陶潛瓶無儲粟公所願與衆庶同心禦難伐叛以尊

戴君王使天下車同軌書同文棄金玉而尚敦朴用意
深矣書泉非元后何哉黃河南岸一作西岸師民塘所
傳任昌叔本取之非是蓋河自西注東正定是南北岸
其曲處而後有東西岸也成都路雖在中國西南以河
言之雖遠而實南耳時史思明未滅車書猶未
混一車書混一前人全語棄金玉傳不寶金玉

右二

自平

自平中宮

一作官

呂太一

呂太一代宗時為廣南市舶使東坡詩話自平宮中呂太一世

莫曉其義妄者以唐有自平宮偶讀玄宗實錄有中官呂太一叛于廣南詩蓋云自平中官呂太一故下文有南海收珠之句見書不廣輕改文字鮮不為笑杜正謬云以自平為宮名非蓋中中呂太一為市舶使逐張

休作亂以兵平之故云自平中官呂太一宮中乃中官傳印者誤按舊史代宗紀廣德元年十二月甲辰宦官市舶使呂太一逐廣南節度使張休縱兵大掠廣州中官誤為宮中明矣趙云杜田因東坡而為之說而事乃代宗時為異也今按資治通鑑亦載如此詩話豈誤以代為玄乎中官字蔚宗宦者論于是中官始盛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翡翠稀

太一反賦不上供

復恐征戍

千戈密

趙云中官既平國家于南海收珠又千餘日千餘日二年十箇月也自廣德元年歷二年永

泰元年兩全年至今歲大歷元年十月已後是為千餘日二年十箇月之後近復生犀翡翠之不供無乃煩國

家征伐之千戈乎公憂國如此

蠻溪豪族小動搖世封刺史非時朝蓬

萊殿裏諸主將才如伏波不得驕

郎云杜言洞蒙世襲刺史雖不奉朝請但

羈縻而今若盡取則生邊患 趙云此又戒約溪洞蠻也謂其小有動搖便受吾唐世封為刺史非是從時朝之禮者不知殿前主兵之將才如伏波可辦征南之事汝不得自驕悍也與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為盡粉期
同意

除草

去蕝草蕝徐鹽反或音潛蘇東坡云蕝草蜀中謂之毛蕝毛芒可畏觸之如蜂螫治

風疹以此點之一身失去

葉背紫者入藥蕝山韭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

言草之毒者不必生阻脩之處雖平夷之地亦有之 趙

云此主除惡之義以惡蕝草之為害也言其毒甚蜂螫其直生平近處詩道阻且脩脩舊注非

左傳蜂蠆有毒

其多彌道周

周道兩傍

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

刺在我眼

霍光駱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

焉得待高秋霜雪一霑

凝

一作衣

蕙葉亦難留

趙云蜂蠆蕙上皆芒刺觸之能螫人彌道周蕝最蔓生字則詩生于

道周在眼字謝靈運詩想見山中人薜蘿若在眼又欲

先秋除去之若待秋則霜雪一霑蕙與蕝草同一衰落

亦美惡俱盡矣謝靈運詩崖傾光荷鋤先童稚

陶徵君

難留霜疑自在草上一作霑衣非

荷鋤先童稚

荷鋤雖

有倦趙云陶潛詩帶月荷鋤歸舊注

日入仍討求

趙云

莊子曰轉致水中央豈無雙釣舟頑根易滋蔓

在傳無使滋蔓

敢使依舊丘

鮑明遠復得還舊丘

趙云水中央詩宛在水中央舊丘自閬州歸成都指草堂之

居草堂斷手寶應年是夏送嚴武至綿遂往梓

自茲藩

閬至今年廣德二年春未又歸故得指為舊丘

籬曠更覺松竹幽芟夷不可闕疾惡信如讐

左傳周任言為國家

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師云後漢張儉清潔中正疾惡若

讐趙云籬籬字賈誼無有籬籬之限

客居

趙云此雲安詩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塹萬尋岸蒼濤鬱飛翻

趙云

王餐詩苟非鴻鵬孰能飛翻本言禽鳥今轉用於蒼濤愈奇矣

葱青衆木稍

沈林文林薄杏葱青

邪豎雜石痕

增添沈休文許峭壁思邪豎絕嶺復孤圓

子規晝夜啼壯士斂

精魂

趙云江文通恨賦拱木欽魂晉阮籍詠懷容色改平常精魂自漂淪

峽開四千異水

合數百源人虎相半屈相傷終兩存蜀麻久不來吳鹽

擁荊門

蜀人以麻布貨易吳鹽

西南失大將商旅自星奔

時崔寧殺郭英

又杜云劉孝標廣絕交論靡不望影星奔

今又降元戎已間動行軒

時除杜鴻漸為

成都

舟子候利涉亦憑節制尊

趙云峽聞四千里千字可疑豈自渝州明月峽

至夔州西陵峽而下有水路四千里乎相傷終兩存由老子言人神兩不相傷而變用之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荊門以商旅不行之故舊注亦是按編年通載永泰元年閏十月劔南兵馬使崔旰反殺其帥郭英又又按資治通鑑大歷元年二月壬子以杜鴻漸為山南西道劔南東西川副元帥劔南四川節度使以平蜀亂今云西南失大將則崔旰殺郭英又今又降元戎則時除杜鴻漸鎮蜀英又以定襄郡王領節度故云大將鴻漸以宰

相克尹山西鉅南副元帥故云元戎舟子候利涉亦憑
節制尊所以結商旅星奔而麻鹽不通之句詩招招舟
子易涉大川節制元戎之節制字見上漁陽詩注我在
言用兵舟子為商賈亦以節制然後免攘奪之憂我在
路中央生理不得論甫依嚴武武死英人粗暴不能容
旋有崔寧之亂甫所以進退不能

卧愁病脚廢徐步視小園短畦帶碧草悵望思王孫思嚴

武增添劉安招隱辭王孫
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鳳隨其凰去鮑云豈鄭公
之夫人繼亡籬

崔暮喧繁

言賢者亡小人喧競也時崔
寧楊子琳柏正節更來成都

覽物想故國十

年別荒村

趙云欲南下歸長安到處留滯今尚在半路
舊注非益武永泰元年四月盡日死公五月

下戎州九月在雲安有客居之堂至今歲二月已後聞
子規賦此豈曾見郭英父之來邪自徐步而下四句因

步小園見草見雀感于物而興焉故見短畦之碧草則思王孫司馬相如琴歌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兮求其鳳故見暮雀之喧繁而懷鳳凰之游徃舊注以王孫作思嚴武暮雀作雀寧等甚無謂也荒村故國之居十年不歸為荒村日暮歸幾翼北林空自昏安得覆八溟為君洗

乾坤時厭亂久故甫前有洗兵馬此有洗乾坤之說稷契易為力言得人天下不足治犬

戎何足吞儒生老無成臣子憂四藩篋中有舊筆情至

時復援趙云幾翼譬能歸鄉者幾人自昏譬故居昏暗無有歸栖之翼道路梗澁之故繼之以覆八溟

洗乾坤公又曰遙拱北辰經冠盜欲傾東海洗乾坤安得壯士挽天河盡洗甲兵長不用皆此意援字曹子建

援筆從

此辭

客堂

趙云詩中客堂叙節
改故取兩字名篇

憶昨離少城

成都內城曰少城
少城接乎其西注少小也在大城西

趙云蜀都賦亞以而

今異楚蜀捨舟復深山窅窅一林麓栖泊雲安縣屬夔

州

趙云捨舟字謝靈運捨舟眺回渚棲泊義出謝惠

連謂維舟止宿初欲捨舟矣乃是窅窅之一林麓所以

姑維舟棲泊也至云客堂

消中內相毒

師云消中消渴也胡彥伯與庾

叙節改方有屋山中居耳

肩書昔長卿病舊疾甘載來衰年得無足

趙云言此疾相嬰至衰年

未痊疾亦得無足

死為殊方鬼

李陵死為異域之鬼

頭白免短促

乎此深自傷之辭

老馬終望雲南雁意在北

馬望雲雁意在北以所居非故國自喻

別家長

兒女欲起慚筋力

趙云殊方文子殊方偏國西都賦殊方異類東都賦殊方別區免短促自

寬之辭望雲在北懷鄉之譬此倣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之應變文耳慚筋力以老病為慚禮老者不以筋力為

客堂叙節改具物對羈束石暄巖牙紫

謝靈運野蕨漸紫苞

渚秀蘆笋綠

蘆竹笋越人謂之巖牙

巴鶯

一作稼

紛未稀徵麥早向

熟悠悠日動江漠漠春辭木

日華川上動謝元暉生煙紛漠漠趙云巴稼舊本

作巴鶯非劉章云深耕穡種立苗欲疏紛未稀則臺郎苗猶多耳稼與麥一體之物若作鶯字句不相聯

選才俊自顧亦已極

甫先授右拾遺趙云臺郎謂省部公為尚書工部員外郎自稱臺

郎漢官儀尚書郎初從三署郎選詣尚書臺試每一郎缺則試五人先試牋奏初入臺稱郎中滿歲稱侍郎故

郎中侍郎之名猶因三署本號也此臺郎之稱矣舊注模稜

前輩聲名人埋沒何所

得居然縮章紱受性本幽獨

前輩聲名人不可專指如黃香羣書無不涉獵京師

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香京師貴戚慕其聲名更饋衣物拜尚書郎章紱謂緋魚居然字尹文子形之與名居

然別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

王子猷所居必種竹事云不可一日無此君

業尺濁醪

杜云李善注恨賦濁醪夕飲之下引嵇康與山巨源書濁醪一盃彈琴一曲

營葺

但草屋上公有記者累奏資薄祿

嚴武奏甫受劔南叅謀趙云必有如柏

中丞者薦之但無可考舊注受劔南叅謀亦前日一端之事

主憂宣濟時

師云史記主憂臣辱

趙云主憂古當至之憂而不能効力以濟時事

身遠彌曠職

師云魏文帝詔官吏不處曠職

廢事

趙云蓋由身

循文廟算正

循文宇文廟廟堂算籌算獻可天

速愈成間曠職業

衢直

左傳獻可替否易何天之衢享

尚想趙朝廷毫髮裨社稷形骸今

若是進退委行色

傷不得行其志爾師云柳下季車馬有行色

石硯

平侍御者

平公今詩伯秀發吾所羨奉使三峽中長嘯得石硯巨

璞禹鑿餘

禹開鑿以疏江河伯今云詩伯如公又用詞伯文章伯也秀發

見上四松詩注禹

言石郭景純江

異狀君獨見其滑

賦已束之峽夏禹疏

舊注不切

乃波濤

趙云薛道衡祭江文惟蓋靜于波濤

其光或雷電聯坳各盡墨多

水遞隱見揮灑容數人十手可對面北公頭上冠正質

未為賤當公賦佳句况得終清宴

曹子建公子愛敬客終宴不知疲

公

含起草姿不遠明光殿致于丹青地知汝隨顧眄

明光殿霍

去病借以避暑杜云漢殿名秦記曰明光殿以金為瓦玉為階元后傳曰成都侯商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殿趙云平公為侍御頭上冠則獬豸冠獬豸一角獸而能觸邪所以為正質以硯比冠取其正直之質因硯以美平公起草者中書舍人事翰墨之職于硯為親丹青地公卿之地也鹽鐵論公卿者神化之丹青

三韻三篇

高馬勿唾面

唾一作極趙云當以撫為有義

長魚無損鱗辱馬馬毛焦

困魚魚有神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

馬魚尚不可輕士有被揚懷玉

者而可

輕乎

蕩蕩萬斛船影若揚白虹起檣必椎牛

師云非椎牛饗士不足以起立

帆檣釋名船二百斛曰舠三百斛曰舩趙王石虎造萬斛之舟今取其大者以此與椎牛所以饗衆功張遼戰孫權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饗韓退之征蜀聯句椎肥牛呼牟亦用此椎字挂席集衆

功自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

趙云得大風後可飽其帆也鮑照舞鶴賦箕風動天

列士惡多門

晉政多門

小人自同調名利苟可取殺身傍權

要何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

趙云列士如列女之列言就列之士進身者欲恩出

一門耳謝靈運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梁張纘別離賦在百代而奚殊雖千年而同調名利苟可取親身傍權要此戒之之辭如孔子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今欲名利依人則將許人以死唯權要之是託論語殺身以成仁詳味句當時蓋有依非其人而為好官者梁簡文帝與蕭臨川書列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務

柴門

趙云杜元凱注左傳草門圭竇之人草門柴門

泛舟登濃西

楚俗以山谷間水可涉為濃其涉也謂之踏濃秦俗以堰水為濃皆謂之濃趙云

夔州惟有東濃溪見水經注濃東濃西水兩傍之名舊注元不引出處今云登濃西則舟已泊而登岸恐學者惑踏濃之語以登字當之故為之解

迴首望兩崖東城乾旱天其氣如焚

柴長影沒窈窕餘光散吟呀

趙云焚柴則燼柴也爾雅祭天曰燼柴積薪燼而焚

之舊本餘光散哈呀在韻書哈音憾哺也呀虛加切張
口也固有哈呀字公今所用無乃哈呀字乎蓋哈呀注
谷中也用此字然後有義陶淵明既窈窕以尋壑謝靈
運長燈入窈窕言乾旱之氣亘滿于丘壑窈窕哈呀之
間若言哈呀無義矣大江蟠嵌根歸海成一家禹貢入于海趙

莊子賢者伏於大山嵒巖之下蓋江水至下衝割坤軸
此傍峽而行雖蟠曲嵌根終朝宗于海矣

海賦又以地軸
拔而爭回疎壁攢鏤鉚蕭瑟灑秋色氣一作氣昏霾

日車

趙云鏤鉚劍名巫峽之疎蓋如劍矣柳子厚詩海
畔失山似劍鏖日車事淮南子爰止義和愛息六

螭是謂懸車注日乘車駕以六龍義和馭之字則莊子
乘日之車舊本氣居一作氣昏當以為正蓋上已有氣
如焚柴而氣昏字峽門自此始夔州為最穿容浮查禹
又寫風土之昏也

功翊造化疏鑿就欹斜

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

巨渠決太古衆水

為長地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麻

趙云峽門方入峽之門舊注夔州為峽門

非衆水為長地其北亦新矣

我今遠游子飄轉混泥沙

師云易需于泥需于沙謂

過難也

萬物附本性約身不願奢茅棟蓋一牀清池有餘

花濁醪與脫粟

濁醪嵇康脫粟公孫宏

在眼無咨嗟山荒人民少

地僻日夕佳

陶淵明山氣日夕佳

貧病

一作賤

固其常富貴任生涯

老於干戈際宅幸蓬華遮石亂上雲氣杉清延月華賞

恆又分外理妍夫何誇

漢書理得則不怨

足了垂白年

師云畢卓左手

持蟹螯右手持酒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

敢居高士差

趙云泥沙江賦或混淪乎泥沙不願

孟子不願人之文繡不願人之膏粱茅棟沈休文詩茅棟嘯蹲鴟在眼謝靈運薜蘿若

所以咨嗟垂白後漢班超妹書今超年已垂白敢居高士羞言不敢過差居其上

書此豁平昔

迴首猶暮霞

趙云紀其詩篇之成時猶未晚也世說殷仲堪每謂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

豁平昔時意然前云回首望兩崖今云回首猶暮霞豈偶重耶

貽華陽柳少府

繫馬喬木間

趙云劉琨詩繫馬長松下詩南有喬木

問人野寺門柳侯披

衣笑見我顏色溫並坐石堂下

一云堂下石

俛視大江奔火

雲洗月露

盧思道火雲赫而四舉

絕壁上朝暎

謝靈運早聞夕殿急晚見朝日暎

趙云世說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驚波電激謝靈運晨策尋絕壁

自非曉相訪觸熱生病

根

觸冒也趙云晉程曉詩

可憐襴襪子觸熱向人家

南方六七月出入異中原

老少多暍死汗踰水漿翻

趙云熱病謂之暍武王下車而扇暍莊子暍者反冬乎冷

風者是已世說鍾會鍾毓俱見魏文毓面有汗帝問何以汗曰競競皇皇汗出如漿

俊才得之子

筋力不辭煩指揮當世事語及戎馬存涕淚濺我裳悲

氣排帝閣

思立賦叫帝閣使闕扉兮觀天皇帝于瓊宮趙云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因俊才得柳少府

不解筋力而往謁也帝問楚辭吾令帝閭開關兮楊雄甘泉賦遺巫咸兮叫帝閭舊注引張平子思立賦在後

矣排謂

鬱陶抱長策

書鬱陶乎予心長策良策也有良策而不見用故鬱陶耳

越云鬱

排闥

陶孟子載象謂舜曰陶思若爾實誼振長策而馭字內

義仗知者論吾哀卧江漢

但愧識璵璠

潘正叔寸暑惟寶豈無璵璠言已之所識止璵璠而已以美柳侯

趙云璵璠此柳

少府璵璠逸論語璵璠魯之寶玉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字勝

倒用璵璠字元注潘正叔詩是

文章一小伎於道未為尊起予幸班白

因是託子孫

趙云言取少府道德之美非止文章後漢揚賜傳造作賦說以蠹篆小伎見寵于時

北史李渾謂魏收雕蟲小技我不如卿國論典章卿不如我於道言尊老子道尊德貴起予論語起予者商也言柳少府有道可尊起發予於班白衰老之間因此相見而有子孫可託之幸託字論語可以託六尺之孤託

子孫曹操少時見橋元謂曰天下方亂羣英虎爭能安
之者其在君乎然君實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恨吾
老不見君富貴俱客古信州夔古信州結廬依毀垣相去四
當以子孫相託

五里徑微山葉繁時危挹佳士况免軍旅喧醉從趙女

舞歌鼓秦人盆

揚惲書家本秦地能為秦聲婦趙女也
雅善鼓瑟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鳴

鳴李斯書隨俗雅化佳治窈窕趙女不立于側也夫擊
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鳴鳴快耳者真秦之聲也莊子
鼓盆增漆成公綏琵琶賦飛龍列舞趙女駢羅進如驚
鶴轉似回波趙云陶淵明結廬在人境時危普言中
原之亂免軍旅夔州幸免爾趙女
古稱燕歌趙舞盆甕缶之變稱

子壯顧我傷我驩燕

淚痕餘生如過鳥

師云李白詩生猶鳥過目胡乃自結
束景公一何愚牛山淚相續趙云

家語見飛鳥過莊子如雀蚊虻之過乎前張景陽詩忽如鳥過目

故里今空村

同元使君春陵行

并序

覽道州元使君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

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目今盜賊未息知

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叅錯天下為邦伯萬物

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

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

趙云元字次次

山其春陵行序云癸卯歲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太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

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期限者罪至貶削
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焉欲逃罪若不應
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
已此州春陵故地故作春陵行以達下情其賊退示官
吏詩序云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掠幾盡而去明年
賊又攻永州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蓋
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為忍苦徵歛故作詩一篇
篇以示官吏詩吏不能載觀序意則詩可見矣

遭亂髮盡

一作
迹

白轉衰病相嬰沉縣盜賊際狼狽江漢

行歎時藥力薄為客羸瘵成

趙云言非不進藥以歎時
之故憂思奪之病雖瘵而

藥力
減半

吾人詩家秀博採世上名

前漢溝洫志上作歌云
泛濫不止兮愁吾人

粲粲元道州前聖畏後生

粲粲美之盛也史三女為粲
孔子後生可畏趙云後生

對前人之辭非直謂年少為後生也如周公為先則孔子為後生孔子為先則孟子為後生今言前聖畏後生則道州雖晚生唐世乃為前代聖哲所畏矣君詩三百六十篇其中周公召康公家父穆父之所作皆有益于其君非前觀乎春陵作欵見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聖之謂乎

實國楨

趙云梓幹所以支屋也題曰楨旁曰幹史以譬賢材曰國之楨幹

賈誼昔流慟

賈誼可為慟哭云慟如子哭之慟

趙

匡衡常引經

衡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引經以對

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

道州元結也劉公幹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

兩章

對秋月

一作水

一字偕

一作皆

華星

趙云上句言如月之皎潔下句言無一字而不

若華星之燦爛也魏文章詩畢星出雲間

致君唐虞際純朴憶大庭

大庭氏趙云

既致君於堯舜之間又憶大庭氏之純朴則道州事君
豈蹇淺者哉魏應璩與從弟君胄書思致君於有虞濟
蒸民於塗炭大庭氏上何時降璽書前漢循吏傳二千
古帝王之號事見莊子

書勉

用爾為丹青

趙云為丹青則藻緡王猷粉飾治具
之義鹽鐵論公卿者神化之丹青用

爾則尚書用汝作
舟楫作霖雨也

獄訟久衰息

漢禮樂志百姓
素樸獄訟衰息

豈唯偃

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歛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

纓

陸壬衡長纓麗旦光
德之休明以歎其不苟且在冠冕之中也

趙云左傳王孫滿

涼颼振南

岳

南岳
衡山

之子寵若驚

老子寵辱若驚
故以諒颼言之下句言道州為刺

趙云道州在南

史其寵辱若驚故
如下句所云也

色阻金印大

刺史印綬帥云晉王敦
舉兵周顗曰今年殺賊

奴取金印興含滄溟清溟一作浪趙云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弟子志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與含滄溟清非有洗濯昏穢之意舊本改作滄溟清非滄溟大海不可

言清金印刺史之印我多長卿病長卿司馬相如病渴日夕思

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趙云公孫述自號白帝而城在夔之東曰白帝

城呼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詩呻吟內墨淡字歌傾

感彼危苦詞師云庾信哀江南賦序曰不見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為主庶幾知者聽

趙云此一段因以自言其心懷存憂國而已

狄明府博濟

梁公曾孫我姨弟

狄仁傑封梁國公母之姊妹之子曰姨弟

不見十年官濟

濟大賢之後竟陵遲

語子張曰我之大賢與

浩蕩古今同一體比

看伯叔四十人有才無命百寮底今者兄弟一百人幾

人卓絕秉周禮

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及還公問魯可取乎對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言猶守

先王之法度也此言兄弟雖多能守梁公之法幾人耳

在汝更用文章為長兄白

眉復天啟

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謗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眉中有白毛因以為稱左氏天

將啟

汝門請從曾公說

梁公也

太后當朝多巧詆狄公執

政在末年濁河中不污清濟

言獨立于朝不移于衆邪趙云謝元暉詩紛紅亂

朝日濁河
汚清濟

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廷諍守丹陛

武后當朝革唐

為周欲以武三思為儲貳以問宰相皆莫敢對仁傑獨曰臣觀天下未厭唐德

禁中決冊請房

陵房陵中

一作前

朝長老皆流涕

狄仁傑傳中宗在房陵言瑱李昭德皆有

康復言言則天無復避意唯仁傑每從容奏事無不以子母恩情為言則天漸省悟召還中宗

太宗社

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昭洗

后常夢雙陸不勝仁傑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因進說

文皇帝身陷鋒鏑而有天下以傳子孫陛下因監國掩而有之又欲以三思為後且子母與姑姪孰親若立三思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迎中宗復唐社稷光武紀人見司隸僚屬皆歎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時危始識不世才誰謂荼苦甘如薺

謝詩防口猶寬政食

茶更如薺師云詩誰謂茶苦其甘如薺

汝曹又宜列鼎食身使門戶多旌

祭

列鼎一作裂土賢者之後宜有土杜云唐制節度使就第賜旌節三品以上門立戟後漢匈奴傳注有衣

之戟胡為飄泊岷漢間千謁王侯頗歷詆詆評也息夫躬歷詆漢朝

公况乃山高水有波秋風蕭蕭露泥泥

謝詩凝露方泥泥

虎之

飢下巉岫蛟之橫出清泚早歸來黃土汚衣眼易眯

師云

晉王導嘗遇西風起舉扇自蔽曰元規塵汚人莊子播糠眯目趙云家語云子路游楚列鼎而食歷詆當作

抵詩零

露泥泥

韓諫議注

趙云舊本止云寄韓諫議無傳記可考其人時應在岳州是好道者不然

人物必清典有仙風道骨如李白故甫用神仙言之玉京羣帝宴集言君臣際會以張良

比韓歎其滯
留不在朝

今我不樂思岳陽

岳陽巴陵屬湖南

身欲奮飛病在牀

詩靜言思之不

能奮飛

趙云今我不樂出詩全

語下云日月其除詩或偃息在牀

美人娟娟隔秋水

詩人

以美人比君子故詩有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濯足洞庭望八荒

左太冲濯足萬里流趙

云美人指韓如李白所謂美人不來空斷腸美人在時花滿堂之謂娟娟美人兒隔秋水言其時莊子秋水時

至公在夔韓在岳為隔秋水濯足字雖孺子歌有滄浪之水兮可以濯我足而單言濯足則左太冲詩濯足萬

里流淮南子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

鴻飛冥冥日月白

荒揚雄幸河東賦陟西岳以望八荒

青楓葉赤天雨霜

趙云鴻飛冥冥楊子全語鮑照詩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雁天雨霜雨

去聲 玉京羣帝集北斗

玉京帝居言五方各有帝惟北極為至尊 薛云晉天文志北極五

星北辰最尊者也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故運乎天中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而均五行人君之象號令之主注以斗為極誤矣五星經云上白玉京黃金闕 杜補遺靈樞金景內經曰下離塵境上界玉京元君注云玉京者無為之天也東西南北各有八天凡三十二天蓋三十二帝之都也玉京之下乃崑崙北都羅峯北帝乃三十六洞之所居處 趙云玉京史記云天上白玉京五城十二樓羣帝據儒書亦有五方之帝道書三十三天各有帝云集北帝則會集于北斗薛說是羣帝言諸貴人如諸王三公之類北斗言天子五方之帝三十三天之帝雖稱帝而於大帝為卑故止稱羣帝字也 或騎麒麟翳鳳

鳳芙蓉旌旗煙霧樂

楚詞

零芙蓉兮木末

影動倒景搖瀟湘

郊祀志登遐倒

景注在日月之上反照故其影倒

芙蓉之旗言羣帝然也集仙傳天人降王妙想家乘麟

趙云騎麟弱鳳建

麟鳳風龍鶴犬馬是已

旌旗在煙霧之間而影上動倒

景以形容羣帝神之事為韓在岳陽所以專言其上

動倒景下則搖

滿湘以引下句

星宮之君醉瓊漿楚詞瑤漿密勺實羽

羽人稀少不在傍似聞昨夜赤松子恐是漢代韓張良

昔隨劉氏定長安惟幄未改神慘傷

張良其先韓人高祖立蕭相國良乃

稱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

之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道

欲轉舉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之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道

欲轉舉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欲轉舉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欲轉舉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欲轉舉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欲轉舉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欲轉舉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欲轉舉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欲轉舉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欲轉舉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欲轉舉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欲轉舉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欲轉舉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欲轉舉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欲轉舉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欲轉舉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欲轉舉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欲轉舉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欲轉舉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欲轉舉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欲轉舉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欲轉舉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欲轉舉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欲轉舉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欲轉舉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欲轉舉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欲轉舉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欲轉舉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欲轉舉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欲轉舉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子房趙云星宮之君則降於羣帝者以況禁從之人羽
衣則又降于星宮之君者以況諸通籍朝見之人楚辭
仰羽人于丹丘謝靈運入麻源第三谷詩羽人絕髣髴
丹丘徒空釜如韓諫議之流皆得預宴集然至者稀少
乃有不在傍者焉以指言韓矣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
序太子傅留文成侯韓張良故公以羽人待之為其姓
韓挨傍張良楚韓國人從赤松子游比之神慘傷國家
未能獻運籌于上又引下句國家成敗吾豈敢也國家

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食風香

師云梁元帝時梅氣入風香趙云以韓之才

不得參預惟惺託韓自謙之言吾豈敢也為吾之事者
不肯甘厭腐腥所食者風香而已神仙傳壺公留費長
房于羣虎中皆張口攫地交手前來擊之長房不恐明
日又內長房石室中頭上有大石方數丈茅繩懸之諸
地並往嚙繩欲斷長房不移公曰子可教矣乃命嗽漱
臭惡非常中有燕長寸許長房難之公因而歎謝遣之

曰子不得仙也今以子為地上主者可壽百餘年鮑明遠升天行何時與汝曹啜腐共吞腥言既升天矣無復此事也今云色難腥腐亦是其意風香未見所出意神仙所食之物如王母所謂風寶雲子乎

周南留

滯古所惜

太史公留滯周南

南極老人應壽昌

春秋元命苞老人星治平則見

見則主壽

趙云又以太史公比之南極老人言韓在

岳陽晉天文志老人星見主壽昌舊注引春秋元命苞

雖是而遺壽

美人胡為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

師云傷韓

昌兩字全語

斥在外不見用

望其歸帝傍也

課伐木 并序

課隸人伯夷幸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

冬官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時

注材在陽仲冬斬之在陰仲夏斬之人日四根止維條伊枚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枚

正直佺然晨征暮返委積庭內我有藩籬是缺是補載

伐篠蕩

禹貢揚州篠蕩既敷注篠竹箭蕩大竹

伊仗枝持旅次于小安山

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控突夔人屋壁列一作

列樹白菊鋤為牆實以竹示式遏為與虎近混淪乎無

良賓客憂

一作齒

害馬之徒

莊子黃帝于襄城下見牧馬童子而問天下童子曰為天

下何異乎牧馬去其害馬者

苟活為幸可嘿息已作詩付宗武誦趙云

舊本列樹白菊師民瞻本作白菊是蓋荻屬也廬陵嘗謂杜甫無韻者不可讀今此可見

長夏無所為客居課奴僕清晨飯其腹持斧入白谷

師云

周禮白谷地名趙云伐木為枝持今之籬極也苦竹為籬叙所謂載伐篠簜也跨小籬跨越所居而遮護之曹

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清晨發皇邑持斧借用漢書繡衣持斧

青冥曾顛後十里斬陰

木

杜云周禮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司農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鄭元云陽木生南山

陰木生北山趙云楚辭據青冥而攄虹張平子南都賦言木有攢立叢駢青冥野暝曾顛謝靈運詩葺宇臨回

谿築觀基曾顛

人肩四根已亭午下山麓

趙云梁元帝纂要曰在午曰亭午

尚

聞丁丁聲

天台賦義和亭午詩伐木丁丁

功課日各足蒼皮成積委素

節相照燭藉汝跨小籬當仗苦虛竹空荒咆熊羆乳獸

待人肉

趙云叙止言防虎詩又及熊龍山居所防不示豈獨虎耶後言虎穴連里閭以防虎為多

知禁情豈唯干戈哭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屋蕭蕭理

體情蜂蠆不敢毒

左氏蜂蠆有毒趙云周公下白屋之士漢史謂以白茅覆屋也理體淨

亦老子治道貴清淨之意唐人避治字諱多作理

虎穴連里閭隄防舊風俗泊

舟蒼江岸久客慎所觸舍西崖嶠壯雷雨蔚含蓄牆宇

資屢脩衰年怯幽獨爾曹輕執熟為我忍煩促

師云張華詩煩

促每有餘趙云詩誰能執熟逝不以濯

秋光近青岑季月當泛菊報之以

微寒共給酒一斛

趙云以字做詩報之以瓊瑤瓊玖

園人送瓜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柏公鎮夔國滯務茲一掃食

新先戰士

成十年傳桑田亟言晉侯不食新矣注言公不得及食新矣

共少及溪老

傾筐蒲鵠青滿眼顏色好竹竿接畝實引注來鳥道沈

浮亂水玉

魏文帝浮甘瓜于清泉赤松子服水玉

愛惜如芝草

師云晉嵇喜瓜賦世

云三芝瓜處一

落又嚼冰霜開懷慰枯槁許以秋蒂除

焉謂之草芝

謝元暉殘
翻似秋蒂

仍看小童抱

一作飽

東陵跡蕪絕楚漢休征討

東陵邵平
種瓜之地

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

趙云此太守遣送官園中瓜詩除乃

除園之除秋蒂選四言詩嗣若秋蒂特泛言草木今借
字用緣瓜有蒂也史記邵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
貧種瓜子長安城東瓜美俗謂之東陵瓜當楚漢爭戰
之時今云蕪絕楚漢征討休息矣草草勉其勤于治園
此篇兩押草字豈東坡所云兩耳義不同故重用邪舊
本止作小童抱一作飽與全篇押韻方同上聲當取飽
字

信行遠脩水筒

引泉筒

汝性不茹葷清淨僕夫內秉心識本一作根源於事少滯

礙雲端水筒坼林表山石碎

鮑明遠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

觸熟藉

子脩通流與厨會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曛驚未

食

黑

貌赤媿相對浮瓜供老病裂餅常所愛

晉何曾傳蒸餅一不

坵作十字不食

於斯答恭謹足以殊殿最

文賦考殿最于錙銖注下功曰殿上功曰

最詎要方士符

神仙傳葛元以符投水中即逆流十丈

何假將軍蓋行諸

直如筆用意崎嶇外

宗玉文章高出崎嶇之外補遺直如筆言其有用而不邪曲

杜田

也北齊古弼太武嘉其直而有用賜名曰筆以其頭尖又名之尖頭奴時呼為筆公後改名弼趙云公食餅

則裂而與常所私愛信行故繼以於斯答恭謹足以殊殿最裂餅暗使王羅與客食餅客裂餅緣羅曰只是不

飢方士符將軍蓋是求水二事方士意類夷道縣事但無符字耳夷道縣句將山下有三泉傳云本無泉居人

苦遠汲傭人多賣水與之一女子孤貧繼縷無貨易有一乞人衣粗貌醜瘡痍竟體人見穢惡唯女子割飯飼

之乞人食畢曰我感姬行善欲思相報為何所須女曰
正願此山下有水可汲乞人乃取腰中書刀刺山下三
處即飛泉湧出將軍蓋意是貳師事但無蓋字耳東觀
漢記耿恭為校尉居疎勒匈奴來攻城中穿井十五丈
恭曰聞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出今漢德神靈豈
有窮乎向井請禱井泉湧出行諸論語子路聞斯行諸
言信行修水簡但使
之直如筆以來其水

槐葉冷淘

青青高槐葉果掇付中厨

曹子建豐膳出中厨趙新

麪來近市

趙云晏子宅近市

汁滓宛相俱

趙云鄭元注周禮入

鼎資過熟加飡愁欲無

趙云古詩上言加飡

碧鮮俱照筋香飯

兼苞蘆

趙云香飯見上閨鄉姜少府設餽戲贈長歌詩注苞蘆則蘆笋之嫩者或曰夔州土人謂之苞

蘆經齒冷於雪勸人投比珠

趙云明月之珠以暗投人摘字用耳願隨金

騾裊

金騾裊馬也

走置錦屠蘇

蜀人元日入香藥漬酒而飲謂之屠蘇杜田補遺屠蘇

屋名或作屠蘇玉篇屠蘇庵也通俗文屋下曰屠蘇廣

韻屠蘇草庵又屠蘇酒元日飲之可除溫氣則屠蘇有

一義是詩走置錦屠蘇乃屋也非酒古樂府劉孝威結

客少年場行挿腰銅匕首障日錦屠蘇趙云騾裊神

馬名漢武帝鑄金作騾蹄麟趾之狀言馬曰金騾裊珍

稱之也盧照鄰詩漢朝金騾裊秦代玉氣氤舊本作屠

蘇字誤意錦屠蘇指御前帳屋馳貢此冷淘先置

之帳屋懸泊以俟進也故下句云路遠故恐泥馬路遠

思恐泥興深終不渝獻芹則小小

野人有美芹而獻于君者薦藻明

區區

左傳頻繁蒞蒞之菜可羞於王公薦於鬼神師云嵇康絕交書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疎矣萬里

露寒殿

上林賦過鵠鵠望露寒露寒漢殿名

開水清玉壺

鮑照詩清如玉壺冰君王

納涼晚此味亦時須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東屯大江北

一作桃大江趙云一作非蓋東屯在大江北一句中有東北字詩家之工百頃

平若按六月青稻多千畝碧泉亂

趙云公之田想能幾何而云千畝則并東

屯之田言之

插秧適云已引溜加溉灌更僕往方塘

更僕以畚次更

代使之劉公幹方塘含白水趙云儒行更僕未可終也

決渠當斷岸

西都賦決渠降雨荷插成

雲趙云鮑明遠蕪城賦岬若斷岸羸以長公私各地

著前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為本師古曰浸潤無天

旱主守問家臣

陸韓云庶子及家臣

分明

一作朋

見溪伴芊芊炯翠

羽剡剡生銀漢鷗鳥鏡裏來關山雲邊看

趙云主守指行官張望家

臣其下所臣之人左傳公臣不足取之家臣又曰與臣
皂皂臣隸乃臣屬之臣不必惑君臣而後為臣也何以
知主守為行官張望也後有行官張望刈稻向畢遣女
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而曰尚恐主守疎用心未甚臧
清朝遣婢僕寄語踰崇岡可見為行官張望矣然則家
臣豈婢僕之謂乎舊本分明見溪伴師作分明是蓋如
此方成字對此篇皆對矣翠羽曹子建洛神賦或拾翠
羽銀漢廣雅天河謂之天漢亦曰銀漢鏡裏雲邊皆狀

畦水明潔

秋菰成黑米

菰米

精鑿

一作穀

傳白粳

薛云鄭氏釋詩俾疏斯詳

云米之率糲十糲九鑿

八侍御七

杜田補遺菰米見

第三十秋興詩

波漂菰米沈雲黑左氏傳梁食不鑿音

作昭其儉也注

鑿謂治米使白字本作粳唐韻粳精細

米也說文糯米

一斛春九斗曰粳漢役流法有鬼薪白

粳之辟鬼薪謂採薪給祭祀之用

玉粒足晨炊紅鮮任

白粳謂擇米使正白亦以供祭祀

祀

霞散

趙云成黑米事唐本草圖經菰謂之茭茭白歲久中心生白臺如小兒臂謂之菰手其臺中有黑者

謂之茭鬱至後結實乃彫胡米也梁庾肩吾納涼詩黑

米生菰葑青花出稻苗玉粒蘇秦所謂米貴如玉止言

米粒之珍貴下云紅鮮方是言飯紅潤之色

韓信傳晨炊蓐食謝元暉詩餘霞散成綺

食作苦期壯觀

揚憚曰

遺穗及衆多我食戒滋漫

遺穗

也趙云又公自喜之辭詩終然允臧魏文帝旅食南館
史此天下之壯觀也謂遺棄及衆多之人其可謂壯觀
乎公濟物之心異
乎田翁之慳鄙矣

催宗文樹雞柵

吾哀怯行邁旅次展崩迫

趙云言不欲他適且旅泊于此舒展其崩摧逼迫也孔子

甚矣吾衰也詩行邁靡靡易旅即次又旅焚其次任彥昇辭奪禮啟不任崩迫之情

愈風傳烏雞

本草烏雞

秋卯方漫喫

趙云秋卯方漫喫以春卯可抱育秋卯充飽而已故接以自春

雞治風

生成者明之

自春生成者隨母向百翮驅趨制不禁喧呼山

腰宅課奴殺青竹

楚人以火炙竹去其汗謂之殺青趙云為簡冊者謂之汗青終日

憎赤憤

赤憤雞之有冠有怪或居之中夜有赤憤來者問其怪類答曰

趙云赤憤指雄雞小說空宅

老雄雞也今雄雞之項雞是赤憤兩字亦有出矣

踏籍盤按翻塞蹊使之隔牆

東有隙地可以樹高柵避熱時來歸問兒所為跡纖籠

曹其內令入不得擲

趙云言所柵之雞以避熱故往往歸來宅內所以問兒更合如何有

為而遏止之

稀間可突過紫爪還污席我寬螻蟻遭彼免狐

貉厄應宜各長幼自此均勅敵籠柵念有脩近身見一

一作

知損益

言非特制雞而已于迫身之事亦可知損益也趙云兩句戒兒之辭使之密不可踰也舊本

狐貉厄狐貉之厚以居貉善跳之獸其皮與狐皆可為裘未嘗聞其食雞豈狐狸字而誤耶自勅敵則平時無

柵與籠必相關矣近身見損益於籠柵之間已有損益之義凡近身之事可推而見舊一作知義亦同見字如復其見天地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析不昧風雨晨亂之心乎之見

離減憂感

雞鳴之詩序詩者以為亂世則思君子子美之減憂感可見趙云上兩句兒領旨命雞

鳴篇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雞鳴不以風雨而廢譬君子亂世不改其度在亂離之際憂戚必有失節之事故因

雞鳴而減憂戚則不妄其所為矣

其流則凡鳥其氣心匪石

趙云世說呂安詣嵇

康不在其凡喜出見之安題門作鳳字而去鳳言凡鳥也心匪石以申言雞鳴之不改詩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倚賴窮歲晏撥煩去

一作及

冰釋未似尸鄉翁拘留蓋阡

陌祝雞翁居尸鄉山下養雞百餘輩皆有名字呼名則種別而至販雞及賣子見列仙傳趙云上兩自川

人近歲除以雞為饋送則歲晏撥去眼前百翻之煩多
如冰釋矣莊子渙若冰將釋雞去而便押冰釋字以不
泥于拘留如尸鄉翁之
多養至于填蓋阡陌也

園官送菜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闕矧苦茝馬齒
掩乎嘉蔬傷小人妬害君子菜不足

道也比而作詩 趙云
此者三曰比之義也

清晨蒙菜把常荷地主恩

趙云自叙甚明詩亦相貫國
語越王以會稽三百里為范

蠡地曰後世有敢侵蠡之地者皇天后土四
鄉地主正之其後有土如州縣者皆謂地主

守者愆實

數略有其名存苦茝刺如針馬齒葉亦繁青青蔬嘉色

埋沒在中國園吏未足怪世事因堪論

趙云園官送者
多苦茝馬齒

所謂嘉蔬者但没于中園不以相遺也張載登成都白
菟稷原隰植嘉蔬郭景純江賦挺自然之嘉蔬公苦兩
詩又云嘉蔬没溷濁時菊碎
榛叢亦以賢者之見掩也
嗚呼戰伐久荆棘暗長原

乃知苦苣輩傾奪蕙草根

蕙草

小人塞道路為態何喧

喧又如馬齒盛氣擁葵荏昏

葵荏嘉蔬分兩段而通義

趙云八句雖

苦苣馬齒掩乎嘉蔬詩則奪蕙草者歸之苦苣擁葵荏
者歸之馬齒於馬齒譬小人則前所謂苦苣者蓋如小
人可知葵荏正以言嘉蔬蕙草雖不可為
蔬要之君子之比皆不以文害辭辭害意
點染不易虞

絲麻雜羅紉一經器

一作氣

物內永挂塵刺痕志士採紫

芝放歌避戎軒畦丁負籠至感動百慮端

趙云別引借譬之刺音一

此公所傷甚矣苦萱馬齒在器物內所盛以為饋餉既
出其物則器空矣亦何害事哉而一經器物所盛使永
遠挂其麤刺之痕尚有可惡之意然則君子固宜傷所
染矣此志士所以歌紫芝而不顧也紫芝曲見上洗兵
馬行

注

上後園山脚

朱夏熱所嬰清旦

趙作
旭

步北林

趙云梁元帝纂要夏謂
朱明亦曰朱夏清旭字

江賦視露
侵於清旭

小園背高岡挽葛上崎崿望延駐目飄飄

散疏襟潛鱗恨水壯去翼依雲深

趙云譬隱淪之士須
幽曠深遠而後可蓋

魚潛以淵為安水壯則非淵矣鳥栖以深山為
安雲深則山深矣壯字願延年春江壯風濤

勿謂地

無疆

坤厚載物
德合元疆

劣於山有陰

山北曰陰時喪亂九州分
裂孰若山陰之可以避亂

石標遍天下

師云曹毗詩周馳困石標
韻曰標音原木名皮可食實如甘蔗謂之

石標未究其旨

趙云杜田云未究其旨或云善本止

是名原蓋平地

曰原承上句山有陰之下言山陰石平

處雖遍天下有之而涉水行陸以往兼有浮沈而難到

又引下句登隴首而經碧岑已十年矣亦自喜遂其所

欲也水陸兼浮沈自我登隴首十年經碧岑劒門來巫峽

薄倚浩至今

自鳳翔赴同谷由同谷入蜀沿流下峽皆
山水鄉師云孫綽薄倚我林下趙云顏

延年詩隴首秋雲飛劒門來巫峽薄倚浩至今所

以成十年之語薄倚即倒用謝靈運相倚薄也故園

暗戎馬骨肉失追尋時危無消息老去多歸心志士惜

白日

荀子君子愛日

久客藉黃金

古詩徒有萬里志欲行囊無金杜田補遺文選傳休奕

雜詩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趙云惜白日歎功名之不立藉黃金歎客況之貧薄注引古詩雖亦是金事

而公詩正言久客本無行意也

敢為蘇門嘯庶作梁父吟

阮藉常登蘇門山遇孫登

與商畧終古登不應藉長嘯而退至半嶺有聲若鸞鳳之音乃登之嘯也諸葛亮為梁父吟趙云言在山陰之居猶藉黃金為生非直若孫登遺世離物故取嘯事以見意庶作梁父吟則希諸葛亮雖高卧猶懷經世之意也

驅豎子摘蒼耳

江上秋已分林中瘴猶劇畦丁告勞苦無以供日夕蓬

莠猶不焦野蔬暗泉石蒼耳況療風

本草葉耳或曰苓耳形似鼠耳詩云

卷耳主風溼周痺

童兒且時摘

一云童僕先時摘

侵星驅之去爛漫任

遠適放筐亭午際洗剝相蒙羃

趙云蒼耳今羊負來詩謂之卷耳云采采耳

不盈傾筐古人已食之野蔬暗泉石指卷耳生于濕地洗剝相蒙羃洗其土剝其毛

登牀半生熟

下筯還小並加點爪薤間依稀橘奴跡

趙云登牀登食牀也半生熟或

作熟菜何曾日食萬錢猶謂無下筯處小並療風故也

瓜薤橘皆卷耳同時之物襄陽記李衡種橘於龍陽州

謂其子吾有千頭木奴歲可收絹數千疋

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粃窄

杜田補遺陳平

家貧與兄伯居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嫂疾平不親家生涯曰亦食糠覈耳孟康曰覈參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

最音紀京師人

謂鹿肩為最頭

飽食復何心荒哉膏粱客

薛云唐柳芳氏族論三世

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今僕者曰華腴

杜田補遺庖人

用禽獸春膳膏香夏膳膏臊秋膳膏腥冬膳膏羶公食

大夫禮以稻粱為加膳則膏粱膳之

富家厨肉臭戰地

至珍者趙云孟子不願人之膏粱

骸骨白寄語惡少年黃金且休擲

燕太子得荆軻與之臨池軻以瓦抵鼃太

子命捧金以進軻用抵之又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乃

臂痛耳趙云梁元帝古意詩中有惡少年伎能專自

得

昔游

趙云魏文帝與吳重書念昔日南皮之游又一書恐永不得為昔日游故摘昔游字

為韻

昔者與高李

高適李白

晚登單父臺

宓子賤嘗為單父宰鮑云唐志單父屬宋州

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桑柝葉如雨飛藿共徘徊清

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

杜正謬蔡氏西清詩話唐史稱杜甫與李白高適同登吹臺慨

然莫測也質之少陵昔游詩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則知非吹臺三人詞宗果登吹臺豈無雄詞傑唱耶子

謂蔡氏未曾熟讀杜詩爾遣懷詩云昔我游梁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陳留亞劇則貝魏俱憶與高李輩論交入

酒壚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豈非與李白高適同登吹臺耶趙云公追言其少年日正冬日晚與高李登

單父臺句日寒蕪曰飛藿曰清霜最後曰景晏楚山深又見作詩之時亦冬也西清詩話云云正謬是單父臺

名偃月臺見李白詩碣石在海邊臺上可視望飛藿共徘徊言與桑柝之葉俱落而飛相與徘徊且謂之藿阮

籍詠懷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師民瞻本作楓藿非
蓋桑柘與豆皆田中物楓木與豆藿不可相連也清霜
降而大澤凍是時倉廩實洞達寰區一作開開元之際
禽獸寒而哀

民俗殷草山入河隍之猛士思滅胡將帥望三台時邊帥有

帶平章者祿山求君王無所惜駕馭英雄材幽燕盛用
宰相不得遂反

武時祿山擊契丹無寧歲供給不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

時韋堅于望春樓下鑿潭以通漕大置南海珍貨船尾
相銜數千里不絕上御樓觀之趙云公游山東在未
獻賦之前蓋開元之末天寶之初倉庫實可知矣猛士
思滅胡將將務邊功將帥望三台舊注是然此普說諸
邊士與將也至幽燕盛用武下方說朔方矣蓋時有事
于契丹于突厥入安祿山擊契丹無寧歲也轉

粟帛正以供給幽燕之勞舊注韋堅鑿潭非

肉食三十萬

左傳肉食者獵射鄙未能遠謀

起黃埃隔河憶長眺青歲已摧顏

肅宗渡河入靈武

不及少年

日無復故人杯

趙云言幽燕屯兵之多憶其長眺之事傷其今日之老也舊注非少年日見第

一第注故人杯齊謝眺離夜賦詩獨流涕亂世想賢才詩山川不可夢况乃故人杯

有能一作君能市駿骨莫恨少龍媒

古有市駿馬骨而得駿馬者喻尊士之似賢者

則必得真賢

趙云公傷流落不偶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不年不能得涓

人言于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大怒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乎曰死馬且買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金之馬至者三今王

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官而師之樂毅自魏往卽行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皆奏燕言已死之骨尚能市之何况恨無龍媒者耶苟求之則至龍媒漢禮樂志天馬來龍媒之商山議得失四皓也謂安漢太子蜀主脫嫌疑蜀主劉備為曹操嫌猜趙云

先主既用孔明關張之徒不平日毀之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得水此之謂脫嫌疑舊注非呂尚

封國邑

封于營丘號齊趙云又王用傳說已鹽梅趙太公而終至出封于齊為諸侯

言高宗用傳說若作和羹爾為鹽梅已則用之謂四皓隱于商山孔明卧于南陽呂尚釣于渭濱傳說築于傳巖皆出以應用有以召之故也公景晏楚山深水鶴

去低回龐公任本性攜子卧蒼苔

後漢龐德公與妻子隱鹿門山孟子窮則

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上數公皆能乘時以有為者
甫自悲不得其時莫若倣龐公之潔已耳趙云此詩
是冬言在夔也陶淵明詩景晏步脩廊水鶴去低徊以
興其閑曠既不如上七人者信用而出但若龐公任其
隱淪本
性耳

九家集注杜詩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九家集注杜詩卷十二

宋 郭知達 編

古詩

往在

趙云此篇六段鋪叙甚明舊注亂之

往在西京日胡來滿彤宮

趙云彤宮天子之宮丹謂之彤故丹堦謂之彤堦

中

宵焚九廟

天子九廟增為九廟今云九廟以盛者言之

雲漢為之

紅解瓦飛千里總帷紛曾空

總帷廟中素帷

疚心惜木主一一

灰悲風

疚心如有疚木主神主也史記武王代紂載木主而行

合昏排鐵騎清旭

吁玉切

散錦懷

杜田補遺古樂府紫駟馬曲王經繡纒繫金鞍覆錦懷鞍怕也趙云清旭見上後

園山脚注合昏黃昏錦懷一作錦驪以懷為正公又嘗曰駕胎怕錦懷若驪字驪之別名殊無義也賊臣

表逆節相賀以成功是時妃嬪戮連為糞土叢

王昭君辭昔為

匣中玉今為糞上英師云幸蜀記天寶十五載七月九日祿山令張通儒害霍國公主永王妃侯莫陳氏附焉楊肅等八十餘人又害皇孫當宁陷玉座玉座帝座時

郡縣至諸妃等三十六人

當宁陷玉座

祿山及吐蕃

兩陷京邑天子出奔趙云當宁天子當宁而立也謝玄暉銅雀臺詩玉座猶寂寞况乃妾身輕舊注時祿山

及吐蕃兩陷京邑天子出奔則以代宗廣德元年十月事亂明皇天寶十五載事白間剝畫蟲

杜田補遺何平叔景福殿賦皎皎白間離離列錢晨光內照流景外燧張跳注白間窓也以白塗之畫為錢文

猶言綺疏青瑣之類漫更詩話亦謂出景福殿賦云不
余嘗以白簡對黃裏趙云白簡之上所畫剝落也

知二聖處

玄宗
肅宗

私泣百歲翁車駕既云還楹角歛穹崇

代宗自陝還先修九廟楹
角廟楹左傳魯丹楹刻楠

故老復涕泗祠宮樹猗栢宏

壯不如初已見帝力雄

時屢臻喪亂國力凋弊雖未及
人焚之前而已見帝力之雄矣

趙云六句述肅宗至德二載九月復京師也
漆舊注於楹角歛穹崇下注代宗自陝還先修九廟則

又以代宗廣德元年十二
月事亂肅宗至德二載事

前春禮郊廟祀事親聖躬微

軀忝近臣景從陪羣公

廣德元年吐蕃陷京師代宗幸
陝是年郭子儀收復帝還京二

年春享廟及郊新舊唐史皆不載肅官
都賦天官景從後威盛容師云杜為左拾遺自稱忝近

臣趙云述乾元元年四月辛祠神主于太廟廟甲寅享於太廟有事於南郊也但史所載乃四月中事而詩

云前春宜

登堦捧玉冊

玉冊

我冕耿

一云

金鍾

趙云聆

本正作耿師民瞻本專取聆金鍾是言聽金奏也我冕聆金鍾則奉祠者皆具法服也

侍祠慝先

露掖垣通濯龍

侍祠之官慝暴露猶假濯龍門即宗廟未至金備耳薛云後漢桓帝祠老子

於濯龍宮以文廟為壇酺黃金為如器設華蓋之座杜補遺晉天文志太微天子之庭五帝之座也南蕃中

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西曰右執法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又曰紫宮垣十五星

一曰紫微大帝之座也李尋傳曰天宮上相上將皆顯面而朝天微宮垣也西垣為上將東垣為上相蓋王者

之建宮室皆取法於天故有宮垣宮微垣宮掖左右掖門之名所謂掖垣者如此後漢百官志濯龍監一人本

注云濯龍亦國名張平子東京賦曰濯龍芳林九谷人
溪薛綜注載洛陽圖經曰濯龍池名改歌曰濯龍望如

海河橋渡似雷顏延年諸葛馬賦處以濯龍之與注濯
龍廐名李善載曹植集曰詔給濯龍廐馬三百匹諸家

稱濯龍不同大抵以池得名而置監宮園廐皆因之也
趙云恐先露則先在預其事者為榮有合侍祠而不幸

所以慙恐史有先天子惟孝孫師云謂五雲起九重韓愈

朝露以言不幸也天子惟孝孫代宗五雲起九重愈

賀慶雲表按沈約宋書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鏡奩換

又據孝經援神契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生

粉黛翠羽猶蔥朧光列陰皇后崩明帝性孝追慕無已

率百官上后陵帝從席前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
動悲涕趙云孝孫指肅宗以其祠事先祖故稱孝孫
詩言成王曰徂賚孝孫鏡奩換粉黛所以供后廟神御
之物翠羽所以飾神御之物者曹子建洛神賦或拾翠

羽前者厭鷄胡

明皇祿山陷長安

後來遭火戎

代宗吐蕃陷長安

俎豆

腐羶肉果愚行

反戶即

角弓

文帝紀注顏師古曰果愚謂連闕曲閣以覆重刻垣墉之

處其形果愚然一日屏也杜田補遺殷成式酉陽雜俎正誤曰士林間多呼殿掖護雀網為果愚禮記曰玃屏天子之廟飾鄭注屏謂之樹今果愚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之闕張揖廣雅曰復愚謂之屏劉熙釋名曰果愚在門外果設也臣將入請事於此設重思西漢文帝七年未央宮東闕果愚在外諸侯之象諸之象後果七國舉兵王莽性好時日小數遣使環園門果愚曰使民無復思漢也魚豢魏略黃初三年築諸門闕外果愚成式百益仕以來凡見縉紳數十人皆謬言果愚事故辨之趙云羯胡安史大戎吐蕃又言吐蕃汙瀆宗廟之事蕃人所食腥羶狼籍故腐於安得自西極申命空山東俎豆而果愚之上行挂角弓

盡驅詣闕下士庶塞關中主將曉逆順元元歸始終一

朝自罪已萬里車書通鋒鏑供鋤犁征戍聽所從冗官

各復業土著還力農君臣節儉足朝野懽呼

一作同食

志安民之道土著為本張景陽詩昔在東都時朝野多歡娛趙云曉逆順言曉喻之以順逆歸始終言全終

始一節為臣無紀順也罪己之詔車書通則車書執書同文鋒鏑供鋤犁以兵器為農器文銷鋒鏑征戍聽所

從則不復拘留之為征戍聽其所從或為農或為民當授攘之際有冗濫為官則復其舊業雖土著戶口有失

耕種還服田力中興似國初繼體如太宗端拱納諫諍

和風日冲融赤墀櫻桃枝隱映銀絲籠千春薦陵寢永

永垂無窮

杜田補遺月令仲夏之月天子嘗黍羞以舍桃先薦寢廟注舍桃櫻桃也漢惠帝常出離

宮叔孫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果獻由此興又唐李絳歲時記四月一日內園進櫻桃寢廟薦訖頒賜各有差趙云言禍亂之初宗廟焚毀今既修薦則薦獻之禮不關

可京都不再火涇渭開愁溶歸號故松柏老去苦飄蓬

趙云號音平聲因說朝廷宗廟之下自亦及其先墳之思言欲歸葬哭于祖先墳墓之間而苦飄泊不能歸所以自傷也商君曰夫飛蓬遇飄風而千里乘風之勢也庚信燕歌行千里飄蓬無復根

雷

大旱山岳焦密雲復無雨

杜云莊子大旱金石流玉山焦而不熟易小畜密雲不雨

南方瘡癘地罹此農事苦封內必舞雩峽中喧擊鼓

周禮

司正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神農求雨書祈而不雨則曝巫爆巫不雨則積薪擊鼓而焚神山

真龍

竟寂寞土梗空俯樓

土梗土龍也葉公好畫龍而真龍入室趙云戰國策有枕梗土梗

之吁嗟公私病稅歛缺不補故老仰面啼瘡痍向誰數

前漢季布傳瘡痍未瘳言民傷於賦役如被瘡痍

暴尫或前間鞭巫非稽古

非尫

巫也瘡病之人其面上肉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天為之旱所以傷公欲焚之杜田補遺禮記歲旱

穆公君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暴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虛母乃不可然則吾欲暴
巫而暴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憑婦人於以求之
母乃已跪乎趙云糧弓未之前文也稽古出畜
請先

偃甲兵處分聽人主萬邦但各業一物休盡取水旱其

數然堯湯免親覩

堯九年之水湯七年之旱其數然也趙云言堯之水湯之旱豈免親見

乎

上天鑠金石羣盜亂豺虎

招魂曰十日並出流金鑠石七哀詩盜賊如豺虎

趙云鑠金石又用鄒陽衆口鑠金也鑠石魏應璩與本文喻書頃者炎日更增甚沙磧銷鑠草木焦卷

者存一端愆陽不猶愈

趙云以賊與早為二也就二者之中言雖愆陽而早不猶勝於

盜賊乎愆陽左傳則冬無愆陽愆過也云二者皆有傷于和氣也左傳不猶愈乎

師

昨宵殷其

雷風過齊萬弩復吹霾翳散虛覺神靈聚氣膈腹胃融

汗滋衣裳污

一作腐

吾衰尤拙計失望築場圃

九月築場圃注春夏

為國秋冬為場殷其雷詩篇名陽音陽傷熱也莊子喝者反冬乎冷風而武王扇喝足也

火

楚俗大旱則焚山擊鼓有合神農書

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

趙云大旱雷若歲大旱周禮大旱帥巫而舞雩斯舉論語

邑斯舉矣舉則舉火之謂言舉行其事也

舊俗燒蚊龍驚惶致雷雨爆嵌魑

魑泣崩凍嵐陰妒

即云妒者乎古反韻書注文彩狀明趙云雷雨作解崩凍嵐陰妒則冰

雪其墮下文采明即於嵐陰之間

羅落沸百泓根源皆萬古青林一灰

燼雲氣無處所

趙云上兩句言百泓之根源皆自萬古而同沸於今日也下言雲氣託於林木

青蔥之內青秋既仄燼雲氣無所止泊也宋玉高唐賦風止雨霽雲無處所

入夜殊赫然新

秋照牛女風吹巨焰作河掉勝煙柱勢欲焚崑崙光彌

炊洲渚

即云炊許斬反仄也

趙云舊本河掉善本作

掉烟直上如柱也晉潘尼火賦芬輪紆轉倏忽橫厲震響達乎八溟流光燭乎四裔即其義也承河掉騰烟柱

之下勢欲焚崑崙者河之所自出書火炎崑崙皆參合言之炊字左傳火所燬燎

腥至焦長蛇

聲吼纏猛虎神物已高飛不見石與土爾寧要謗譴憑

此近焚侮薄關長史憂甚昧至精主

趙云神物言蛟龍已高飛不礙石與

土古傳人不見風牛不見火龍不見石故也前句舊俗燒蛟龍驚惶致雷雨此俗人無知以早焚山其事如此豈知神物安可驚恐之邪苟必以為謗譴神物而焚侮之早之害農至於焚山侮神寧不為人告邪亦宜闕于

長吏之憂也豈水早有數冥冥中有主之者惟此神物
其至精之主乎民之無知甚味厥理則長吏所憂在此

遠遷誰撲滅

書苦火燎于原不可嚮邇

趙云選燭燬速遷故

將恐及環

趙云選燭燬速遷故

堵

趙云老子將恐滅將恐歇詩將恐將懼儒行儒有環堵之室

流汗卧江亭更深氣

如縷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校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

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末衰年旅炎方

趙云公在夔為楚地故云炎方

生意從此活亭午減汗流北人耐鄙眊晚風爽烏匱筋

力蘓摧折

薛子美曰馬頭金匱匣所謂烏匱即烏中也古詩清風與烏匱

趙云梁元帝纂要日在

午曰亭午周勃汗流浹背閉目踰十旬大江不止渴趙

烏匱今亦有匱頂中之語

云

公有肺疾病中之病當暑則尤甚

退藏恨雨師健步聞早魃

雨師行雨雨師退藏不

用事也杜田補遺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裸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

一名貉遇得之投青中乃死早災即消山海經蚩尤作兵犯黃帝令應龍攻於冀州之野蚩尤以風伯從而大

風雨帝下天女魃止雨遂殺蚩尤不得復土故所居不雨趙云退藏借用易退藏於密卑魃有健步寔事見

上神園蔬抱金玉無以供採掇密雲雖聚散徂暑終衰

歇前聖慎焚巫

魯僖公欲焚巫臧文仲止之

武王親救暍

武王見暍人王自左

擁而右扇陰陽相主客時序遞回幹灑落惟清秋禾露
之見世紀

一空闊蕭蕭紫塞鴈南向欲行列趙云抱金玉言其貴而難得如金玉與詩

之言金玉爾音同意易密雲不雨日我西郊密雲或聚
而散終不為雨也然七月暑既徂矣其餘熱亦衰此造

化必然之理故云陰陽相主客與時序遞回幹也然以
前聖焚巫武王親救暍聞於中何也蓋言聖人深知陰

陽寒暑之理於早不欲焚巫扇暍又言聖人不敢變易
天地之寒暑但憫憐暍人扇而救之如此方深藏微意

以起時序回幹也謝惠連七夕詩傾河易回幹時叙回
幹自有定叙故清秋則昏霾一掃空矣觀紫塞之鴈已

有南向之行列則塞之代暑鄰思紅顏日霜露凍階闥
豈不信乎不必以熱為念

胡馬挾彫弓鳴弦不虛發上林賦弦不虛發中必決皆長鉞逐狡兔

突羽當滿月

師云庾亮賦突羽先馳劉孝標賦彎弧滿月之勢梁范雲詩長鉞破犬膽短鉞刺堆

翻薛云家語子路白羽若月赤羽若日杜田補遺廣

韻鉞箭也是詩上句云胡馬挾彫弓鳴弦不虛發則是

鉞為箭明矣突羽蓋箭翎鉞音批趙云此思少年乘

寒射獵感數年老也鉞韻書箭也突羽當滿月又以言

箭其羽奔突而疾故曰突羽滿月所以言挽弓惆悵白

之滿箭當共挽滿之間也薛夢符引家語非

頭吟

古樂府有此吟疾人相知以新間舊不能至白首

蕭條游俠窟

杜云郭景純游仙詩

京華游俠窟游俠豪傑也前漢有游俠傳趙云白頭

吟祖出卓文君以司馬相如置妾之故以其不能至於

白首而為此吟而公所用止取白頭吟詠臨軒望山閣

耳舊注引前漢游俠傳非窟字出處矣

縹緲安可越高人練丹砂未念將朽骨

世說丹砂可以駐年薛夢符續

注抱朴子臨江縣廖氏亡壽後移居子孫輒殘折他人
居其故宅復壽不知何故疑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古
人埋丹砂就能令德萬年杜田補遺漢陰真君金華大
使丹砂就能令德萬年杜田補遺漢陰真君金華大
丹訣婉女隱在丹砂中或出真形在老翁子須與我萬
年壽復須與我嬰兒容金碧經序曰丹書云服丹砂者
乃得長生老者反少鳥食成鳳蛇餌成龍枯木再綠朽
骨再肉五金土石並化至寶趙云望山閣望元二十
一之闕高人惜元君元必好道之
士此云丹砂後云吾子得神仙也

倏忽杖藜風塵際老醜難翦拂翦裁也拂拂拭言老醜
難可矜飾趙云此言

少壯蹤跡踈散歡樂已過今風塵間既已老醜縱高
念之亦難於翦拂也莊子原憲杖藜應門風塵言兵亂
老醜倒用阮嗣宗詠懷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劉琨
標絕交論翦拂使其長鳴北史盧思道傳翦拂吹噓長

其光價

吾子得神仙本是池中物賤夫美一睡煩促嬰詞

筆

周瑜蚊龍得雲而非復池中物張華煩促每有餘

趙云我非若子之得神仙美一睡而已美一睡而苦

牽牛織女

趙云此篇戒女子之防身婦人之守禮蓋國風之義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

牽牛織女皆星名增添焦林

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茫日織女

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意

一作

難候此事終蒙隴

業詰學林新編世傳織女嫁牽牛渡河相會按史記晉大文志

河鼓星在織女牽牛之間俗因傳會為渡河之說媒續上象無所根據淮南子云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荆

楚歲時記七夕河漢間奕奕有光景以此為候是
牛女相過其說恠誕子美今詩意不取世俗說也
颯然

精靈合何必秋遂通

周處風土記七月七日夜洒掃於庭露施几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

於河鼓織女言此二星神當會少年守夜者咸懷私願或云見天漢中奕奕有白氣有光曜五色以此為證便拜而乞願乞富乞壽乞子唯得乞一不得燕求三年乃言之趙云公之新意矣亭亭新粧立

龍駕具曾空

杜云謝朓七夕賦回龍駕之客裔亂鳳管之淒鏘謂織女

世人亦為爾

祈請走兒童稱家隨豐儉白屋達公宮膳夫翊堂殿鳴

玉淒房櫳

趙云白屋貧人之屋如周公下白屋之士公宮公侯之家左傳有守於公宮教于公宮溝

其公宮之類雖曰白屋達公宮而下句則言公宮之如此曝衣遍天下

竹林七賢傳舊俗以七月

七日曝衣時南阮富所曝皆錦繡北阮貧乃立長
竿標大布犢鼻於庭中日未能免俗北阮阮咸
也月

揚微風

師云謝莊賦曳雲表之素月

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

荆楚歲時

記七夕婦人結綵縷穿七孔針於中庭以乞巧有喜子網於瓜上則為得功

初筵

詩賓之初筵

瀛

重露日出甘所終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

律竭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契

咫尺或未容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有佳期戒

之在至公方圓苟齟齬丈夫多英雄

一云勿替大夫雄薛云楚詞九辯圓

鑒而方袖号吾國知其齟齬而難入趙云於戒女子防身之下又以君臣比夫婦之義言胡不觀君臣相契

之事分明於咫尺之間臣苟有虧君或不容之矣為人婦者義在無棄禮法而承恩在夫婦恭也蓋因織女每歲有期為不可亂為人女者婦者當守至公之戒也凡相背戾則圓鑒而方柄矣婦人女子一有齟齬為丈夫者豈能容乎此詩非徒見婦女之義如此則為臣之義得矣丈夫多英雄一作勿簪丈夫雄出孔文舉論盛孝章書孝章寔丈夫之雄也於今詩斷章無義蓋丈夫多英雄以譬女子之守節而勿替丈夫雄則方且開喻丈夫焉是為無義蔡伯世乃不取丈夫多英雄之句未之思也

毒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

大暑

一作火

運金氣荆揚不知秋

五行相生以成四時夏火也秋金也金當代火

而畏火故金氣伏而火盛所以熱也趙云大火一作
大暑火運金氣當以大火為正蓋言七月之候詩七月

流火火者大火也月令孟秋之月盛德在金大火流而

連金氣所以為七月七月則當有秋也荆揚楚地是為

炎方故獨不知秋不知秋則猶炎煥林下有塌翼陳孔

矣舊注却引三伏之義與下句不貫陳微垂頭塌翼

真所憑恃水中無行舟杜云書罔水行舟趙云上句

難涉魏文帝善哉行深深川流中有行舟今翻用之

千室但掃地閉門人事休老夫轉不樂旅次兼百憂蝮蛇暮偃塞空牀難悟投趙云

閉門皆以熱故易旅卦旅即次又旅焚其次詩逢此百憂占詩空牀難獨守借用明月之壁在光之壁以暗

投炎宵惡明燭况乃懷舊丘杜云鮑照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開襟仰

內弟執熱露白頭束帶負芒刺接居成阻脩趙云內弟

題所謂崔

十六弟晉人以姑舅兄弟為外兄弟劉禹錫謝在負外
與任十四兄同過詩何人萬里能相憶同舍仙即與外
兄杜公詩有白水縣崔評事意者其諸舅之子矣而云
內弟蓋所未曉詩誰能執熱逝不以懼鄒陽白頭如新
論語束帶立於朝霍光傳
若負芒刺詩道阻且修何當清霜飛會子臨江樓載

聞大易義輿興詩家流蘊藉異時輩檢身非苟求

薛云前漢

孔稚圭等論曰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

傳先王語其蘊藉可也趙云書檢身若不及

臣體信是德業優楚材擇杞梓

杞梓楚之良材

漢苑歸驂騑

杜田

補遺左傳楚令尹子木問聲子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寔用之趙云里皇使臣體指崔評
事蓋必為使也詩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杞梓驂騑美

崔於杞梓言楚材舊注橫稜於驛驢言漢
苑則漢有天馬之苑皆取字為詩句耳

短章達我心

理為識者籌

待一云

壯遊

趙云此篇五十六韻乃八段自往昔十四
五至俗物都茫茫十四句是一段叙其為

學為性之事自東下姑蘇臺至欲罷不能忘
二十句一句叙其游吳越之事自歸帆拂天
燒至獨辭京尹堂六句一段叙其自吳越回
長安赴省舉之事自放蕩齊趙間至忽如攜
萬強十句一段叙其既下第而游齊趙之事
自快意八九年至賞遊寔賢王四句一段叙
其自齊趙回長安交友之事自曳裾置醴地
至引古惜興亡十八句一段叙其獻三大禮
賦得官在長安見時政得失之事自河朔風
塵起至凋瘵滿膏肓十四句一段叙祿山反

明皇幸蜀肅宗即位用兵而官兵敗之事自
備負竊補衣至酸鼻朝未失十二句一段叙
其在行在拜拾遺言事之事自小臣議論絕
至側佇英俊翔十四句一段叙其以言事而
出流落於外今則楚地而樂間曠之事公平
生出處詳於此篇史官為傳當時為墓誌後
人為集序皆不能考
此以書之甚可惜也

往昔

人云
往者

十四五出游翰墨場

阮籍昔年十四五志尚
好書詩鮑明遠十五諷

詩書篇翰靡不通

趙云歲數雖見寔道阮籍詩云此
恰好處不放過也與東坡五十二歲詩用孔融之語云

五十之年初過二同格謝宣
遠賦張子房詩梁紱翰墨場斯文崔魏徒
在鄭州尚魏

以我似班揚

班固揚雄趙云指崔魏為斯文
之人字則孔子天之禾喪斯文
七齡思

即莊門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

趙云禮記古者為年

齡齒亦齡也七齡九齡字則梁劉勰文心雕龍序志篇曰余生七齡乃夢彩煙若錦則攀而採之揚雄言其子

童烏曰九齡而與我玄文莊子開口而笑傳延陵有作此言有作則作文章之作

性豪業嗜酒

嫉惡懷剛腸

杜田云嵇叔夜與山巨源書剛腸嫉惡輕肆真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師云孔

文舉薦禰衡表嫉惡若讎

脱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

物都茫茫

江淹恨賦脱略公卿跌宕文史趙云左傳鄭良霄出奔以嗜酒阮籍謂王戎俗物已復

來敗人意通往者十四五至此為一段叙其為學為性之事

東下姑蘇臺

伍被傳淮南王陰有

邪謀被諫之曰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日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張晏曰姑蘇吳臺名師古曰吳地記

云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二十五里史吳世家越伐吳敗之姑蘇越絕書闔廬起姑蘇臺三年聚材五家乃成高見三百里吳都賦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時見已具浮海航船大到今有遺

恨不得窮扶桑

山海經太荒之中暘谷上有扶桑陸機前緩聲歌摠轡扶桑底濯足陽谷波

趙云姑蘇臺在今蘇州見越絕書浮海航則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變使航字則詩誰謂河廣一葦航之淮

南子曰出扶桑海東也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上有天帝宮東王所治樹長數千丈二千園同根更相依傍故

曰扶桑言雖具航而不往故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

王戎謝安闔廬丘墓荒

吳王公子光也吳越春秋闔廬死葬於國西北名曰虎丘穿土為川積壤為丘發五都之士十萬人共治千里

冢池四周深丈餘銅棺三重積水銀為池池廣六十步黃金珠玉為鳧鴈之屬扁諸之劍在焉葬之三日金精

上楊為白虎据
共上故號虎丘劍池石壁仄
師劍池吳王泚劍之
長洲

菱荷香

枚乘遺吳王書修治上林雜以離官積聚玩好

以江洲為苑韋昭曰長洲在東吳吳都賦帶朝夕之

指也劉禹錫詩舊來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面
姓冢是已劍池上所謂扁諸之劍在池中也
山嵯閣

門北清廟映回塘

陸士衡吳越行吳越自有始請從閭

文王之廟杜田補遺吳越春秋閭閻內傳閭閻委計於子胥
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六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
入以法地八憲立閭門者以象天門通閭閻風立地門者以象
地戶閭閻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閭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
破楚門欲東并越越在東南故立地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
位龍也越在巳其位地也故大門上有木地北向首內示

越屬於吳清廟非文王之廟乃吳文皇帝孫和廟也子
皓改葬和弭明陵又分吳郡丹陽為吳興郡置太守四
時奉祠立寢堂弭清明趙云吳者太伯之國文
王太伯之兄子不容有廟于吳下句方言吳太伯

每趨

吳太伯撫事浹浪浪

皇覽曰太伯家在吳縣北梅里聚
去城十里吳天伯弟仲雍皆周太

王之子王季厯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厯以及昌
於是太伯仲雍二人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避季
厯季厯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太子太伯之奔荆楚自
錫勾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趙云楚辭浹余襟之浪浪
枕戈憶勾踐越王勾踐允常之子既逃會稽之恥反國
苦身焦思曰汝忘會稽之恥耶出則嘗膽
卧則渡浙想秦皇秦始皇紀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
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觀藉柯渡海渚
枕戈渡浙想秦皇

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
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立石刻頌秦德晉灼曰江

水至會稽山

陰為浙江 蒸魚聞七首

史刺客傳專諸吳堂邑人吳公子光之欲殺王僚得專諸

善待之後具酒請王僚使專諸置匕首魚腹中進之以刺王僚僚死光自立為王是為闔廬

除道晒

要章

前漢朱買臣吳人嘗從會稽守即者寄居飯食及舛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印步歸郡即值上計時

會稽吏方群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即與共飲食少見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韋也守即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呼曰妄誕耳守即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內視之還走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相推排陳列中庭舛竭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廐吏乘驛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至發民除道縣長吏並送迎入吳界見故妻治道呼令後車載其夫越女天下妻到太守舍因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縊死

白鏡湖五月涼

杜田補遺梁任昉述異記鏡湖世傳軒轅氏鑄鏡湖邊因得名今軒轅磨鏡石

尚存石畔常潔不生蔓草
趙云越女妝乘七發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天下白言其色至美五月涼言湖間不

知有剡溪蘊秀異
晉宋間名士多起於此
欲罷不能忘
趙云欲罷

四字顏淵之語言愛剡溪之秀異不能捨去剡溪越州之奇天下之勝景故蘊蓄秀異之氣舊注誤認說人物

之蘊秀異非是通東下姑蘇臺
歸帆拂天姥
謝靈運登此二十句爲一段叙吳越之事

暝投剡中宿明登
中歲貢舊鄉
新史甫少貧不自振客天姥岑姥莫古反

不第趙云上句初離越州捨剡溪而行謝靈運詩則天姥正接剡溪矣舊鄉指長安其得貢在此年句則首篇

所謂甫昔少年
氣廟屈賈壘目短曹劉牆
賈山傳贊賈日早充觀國賓

孟康曰廟謂剡切之也蘇林曰廟音摩摩廟也屈原賈誼壘喻戰壘賜之牆也及肩故曰短曹子建劉公幹文

章也

趙云

以文章有戰勝之事比之戰壘左傳宣十

二年晉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今用劇

字出賈山傳其義一也牆言其所藏忤下考功第武德

之高下目短之言可窺見曹劉之蘊忤下考功第武德

考功郎監試貢舉人貞觀已來乃員外郎專掌獨辭京

貢舉省郎之殊美者至開元中移貢舉於吏部

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叢臺趙云

耶鄒陽云全趙之時武力鼎峙服叢臺之下者一旦

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張平子楚架章華於前趙建

叢臺冬獵青丘旁青丘呼鷹早一作樵林逐獸雲雪岡

於後冬獵青丘旁青丘呼鷹早一作樵林逐獸雲雪岡

射飛曾縱鞚鮑照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引臂落鵝鷖

逐獸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

引一云跋蘓侯據鞍喜監門曹某預也薛云南史

李廣長臂

顏峻好騎馬游里巷遇知指輒

披鞍索酒得必忽如攜葛強乘鞍問葛強快意八九年
傾盡欣然自得何如并州兒

西歸到咸陽許與必詞伯賞游實賢王賞一作貴孟子賢王好善而忘

勢趙云咸陽秦都名古長安也王充論衡文辭之伯賢

王言宗室之賢者後漢沛獻王輔在國謹節始終如一

稱爲賢王此四句言其自齊趙歸長安事許

與兩字一義賞游亦兩字一義一作貴游非曳裾置醴

地奏賦入明光玄宗朝饗甫獻大禮三賦楚天子廢食

召羣公會軒裳脫身無所愛帝奇其村使得詔集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

拜痛飲信行藏趙云承賢王之下故云曳裾鄒陽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明光漢殿名公天寶

九載冬進三大禮賦待制於集賢委學官試文章再降
恩澤公嘗曰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公召

試文章授河西尉辭不行改右率府曹掾以不任事
為安所謂脫身無所愛故惟痛飲而已行藏雖起論語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兩字黑貂不免弊蘇李不用於秦
潘安仁賦孔隨時以行藏

班鬢兀稱觴秋典賦班鬢危以承弁杜曲晚耆舊晚一作挽

四郊多白楊坐深鄉黨敬日覺死生忙趙云言杜曲晚年耆舊皆為鬼

錄故在四郊多墓上之白楊則公在鄉里更為長朱門上故曰坐深而日但覺眼前死者生者之事忙

任傾奪赤族迭罹殃任一云務揚子解嘲客徒欲朱舟其較不知一跌赤吾之族趙云而

句通義言大臣之取禍朱門見上國馬竭粟豆漢有太常三輔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注一作務非臣粟官雞輸稻梁時五坊有供奉闕華隅見煩費引古惜

臣粟又有闕雞使

興亡

衆一隅則衆費可知言引古辨今足以知其興亡而可痛惜者也

趙云言國家橫費指梁見上同

登慈恩寺塔注孔子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既東則知西南北如山煩費可以引古驗今知興亡之所在通戎裾置醴地至此十八句

河朔風塵起

祿山起

獻賦得官在長安見時政之事

岷山行幸長

玄宗幸蜀

兩宮各警蹕萬里遙相望

肅宗即位靈武

趙

云兵興謂之風塵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祿山反陷河北

諸郡又陷東京十五載六月陷潼關京師大駭詔親征

遂幸蜀故曰河朔風塵起岷山行幸長七月以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北伐兵至靈武裴冕等奉太子即皇

帝位是為肅宗改元至德尊皇帝曰太上天帝太上左蜀肅宗在靈武所謂兩宮各警蹕萬里遙相望

峻

峒殺氣黑少海旌旗黃

師云岷峒謂靈武少海禹功亦謂太子旌旗黃謂帝位

命子涿鹿親戎行

以廣平王為天下兵馬元帥王肅宗之子代宗社田補遺東宮故事天

子比大海太子為少海山海經無舉之山南望幼海郭璞注幼海少海也淮南子九州之外乃有八寅亦曰寅澤東方曰太清曰少海或謂肅宗太子廣平王為元帥故無少海詳觀詩意恐非是崆峒在西少海在東河朔風塵起崆峒山行幸長則東西南北皆不寧也禹功亦命子益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正指太子為元帥涿鹿親戎行蓋黃帝與蚩尤戰涿鹿即指肅宗親征趙云上句指肅宗行在之兵下句指廣平王為天下兵馬元帥之兵蓋肅宗初年幸平涼未知所適裴冕杜鴻漸勸之靈武起兵再過平涼至德二載二月次鳳翔則用崆峒言之閏八月以廣平王為天下兵馬元帥則用少海言之崆峒山名樂史寰宇記禹跡之內山名崆峒者三並見上洗兵馬注今此云崆峒殺氣黑則主安定崆峒言之蓋涇與原相接唐志涇州安志定郡原州平涼

郡元和四年分原州平涼縣名之日行渭州而於原州
平高縣之下注有崆峒山樂史寰宇記亦然又於涇州
保定縣亦載有崆峒一名斧頭山大抵涇原相接渭在
其中則崆峒一帶之地故令云崆峒殺氣黑主安定崆
峒言之也肅宗自靈武起兵後次於鳳翔皆隴右一道
之地矣杜田殊不考上下文之義上句正以承上少海
之句蓋明皇以天下兵馬元帥命肅宗矣至肅宗又以
天下兵馬元帥命廣平王儼此所謂亦命子也亦命子
字誤傍舜亦以命禹下句又以指言肅宗蓋黃帝與
蚩尤戰於涿鹿而肅宗親宗兵於鳳翔為親戎行矣翠
華擁吳岳子羽葆螭虎啖豺狼趙云翠華天子之旗上
兵或作吳岳並朱見或云太白山之名翠華
擁之治兵在鳳翔故也螭虎天兵豺狼寇賊瓜牙一不
中胡兵更陸梁房瑄敗於陳濤賊既得志則愈陸梁
趙云瓜牙言天子大將詩祈父予王之

爪牙祈父大司馬也爪牙一不中指房暗陳濟斜之敗又以南車戰敗之事也一不中言如射偶不中耳大

軍載草草凋瘵滿膏肓

薛云春秋左氏僞秦伯使醫視晉侯疾曰在膏之上膏之下

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趙云傷軍須

幸蜀肅宗即位

官兵敗之事也備負竊補袞

識時相房瑄雖敗然亦倚負趙云公自言充左拾

遺而合有所言也

舊注譏時相非是憂憤心飛揚上感九廟焚

天子廟下憫

萬民瘡斯時伏青蒲

前漢史丹傳元帝欲易太子母聞上獨寢直入卧内伏青蒲上泣諫

注以青規地曰青蒲

非皇后不得至此廷諍守御牀

王陵面折廷諍衛瓘託醉跪帝狀前以手

撫牀曰此

生可惜君辱敢愛死

檀弓中生不敢受其死

赫怒幸無傷

詩王赫斯

怒

聖哲體仁恕字縣復小康哭廟灰爐中鼻酸朝未央

時天子收復京師先素服哭廟而后受朝趙云公上疏論瑄有才不宜廢免肅宗怒貶瑄邠州刺史出公為華州司功故其下有伏青蒲守御牀敢愛死與赫怒之句此一段十二句叙述身在行在舁拾遺之事小

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鬱鬱苦不展

張平子鬱鬱不得志

羽翮困

低昂秋風動哀壺碧蕙捐微芳

陸士衡塘上行江籬生幽渚微芳不足宣四節

逝不處繁華難久鮮淑氣與時殞餘芳隨風捐趙云議論絕以罷拾遺而出殊方言在夔州字則西京賦殊

方偏國鬱鬱不得志之克碧蕙捐微芳言客於秋時一作損非

之推避賞從漁父濯滄

浪漁夫歌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趙云之推漁父皆以自比介之推從晉文公歸國賞不及亦不言後

避賞入山此公言其嘗扈從而今
在外也漁父公言其有江海之興
榮華敵勲業歲暮有

嚴霜吾觀鵠夷子才格出尋常羣兇逆未定側佇英俊

翔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以為大名之下不可久居遂泛舟浮海變姓名曰鵠夷子趙云自傷勲業之寡榮

華之微然歲律云暮嚴霜必降傷其遲暮不能勵勲業
以取榮華所慕者范蠡扁舟事而已蠡高舉遠引乃出
尋常之才格未旬財付之吳俊矣通小臣議論絕至此
十四句為一段叙以言事而出流落於外今在楚地而
樂聞曠之事也

阻雨不得歸漢西甘林

三伏適已過

陰陽書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
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王彪之并賦三

伏焦暑元陽重投輕
颺不扇濺雲不覆
驕陽化為霖欲歸濠西宅阻此江

浦深壞舟百板圻峻岸復萬尋篙工初一弃恐泥勞寸

心佇立東城隅悵望高飛禽

趙云言有船而破壞舟人弃之不用故寸在有恐泥

之勞下句則望濠西阻於渡涉恨無羽翼飛去草堂亂玄圃不隔崑崙岑昏渾

衣裳外曠絕同層陰園甘長成時三寸如黃金諸侯舊

上計厥貢傾千林

禹貢淮海維揚州厥包橘袖錫貢江通曰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蜀都

賦戶有橘袖之園漢武計偕注計者上計簿使也

趙

云公意珍重其甘林有園玄圃與崑崙不相隔耳而以雨之故衣裳之外氣象昏渾其曠絕之處同曾陰之一色也葛仙翁傳崑崙一名玄圃蓋崑崙山中有名玄圃

邦人不足重所迫豪吏侵客居暫封植日夜偶瑤琴

昭公

二年季氏有住樹宣子譽之武子日宿敢不封殖此樹也趙云言甘可入貢為至尊之御而邦人反不重若

豪吏便奪想土人不復多種矣近世蜀中官取荔枝至有荔枝之家伐去不留亦此類也邦人既不重之惟客居尚可封殖瑤琴言如琴瑟之不去身朝夕玩之

虛徐五株熊側塞煩曾襟焉

得輟兩足杖藜出岷嶽條流數翠實

師云劉孝藏綠李賦綠珠滿條流又

翠實累累偃息歸碧澗

靈運樂日眺岷嶽

拂拭烏皮几喜聞樵牧音

令兒快搔背脫我頭上簪

張景陽詩投耒循听側時聞樵採音增添卻詵山行喜聞

樵語牧唱洗盡五年塵王腸胃欣然倚驂臨水久之而去趙云齊謝眺詠烏皮隱几詩蠅本生附枝刻削豈

無施取則龍文鼎三跡獻光儀勿言素韋潔白沙尚推
移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下句則得歸滾西聞乎日
之音而喜極背脫巾
歸林下之樂如此

雨三首

峽雲行清曉煙霧相徘徊風吹蒼江樹雨灑石壁來淒

淒生餘寒殷殷魚出雷白谷變氣候

師曰谷地名

朱炎安在

哉高鳥濕不下居人門未開楚宮久已滅幽珮為誰哀

侍臣書王夢賊有冠古才冥冥翠龍駕多自巫山臺

楚詞

雷填填兮雨冥冥高唐賦虹為柱翠為蓋婉若游龍來
雲翔增添韓詩外傳鄭交甫遠江妃二女出于江濱挑

之女遂解珮與之甫悅受珮去數步空懷無珮女亦不見謝玄暉朔風吹飛雨蕭條江山來楚襄王夢與神人遇宋王作高君賦曰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趙云此篇主巫山之雨為意故云楚宮久已滅幽珮為誰哀幽珮以雨聲如珮此神女珮也高塘亦曰丁當王珮三更雨疑出於此侍臣指玉也賦則高唐神女賦也以載楚王夢事翠龍駕又指神女故以雨歸之神女多之為義非數數之多乃十分之多也龍駕出謝朓七夕賦曰龍駕之容曳

青山淡無姿白露誰能數

趙云暗用佛書雨露皆有頭數之義

片片水上

雲蕭蕭沙中雨殊俗狀巢居曾臺俯風渚

楚地面山背水俗多架木

為居以地勢

佳客適萬里沉思情延停

趙云此必有所別之人而可當佳客之稱

挂帆遠色外驚浪滿吳楚久陰蛟螭出冠盜一云冠蓋復幾

許

趙云四句憂佳客旅興之辭驚浪蛟螭冠盜皆實言既言冠盜豈復以驚浪比永王蛟螭比賦歛乎况永

王璘之叛是至德二載事此詩以挂帆言之則為荆南以白露言之則時為秋乃大厯三年之秋不亦相遠乎

古詩河漢清且

淺相去復幾許

空山中宵陰微冷先枕席回風起清曉萬象淒已碧古詩

回風動地起陸士衡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

落落出岫雲渾渾倚天石日假

何道行

天文志日有行黃道有行赤道者時雨久陰晦不知日之所行何道雨含長江白

連檣荊州船

江賦舳舻相屬萬里連檣

有士荷戈戰南防草鎮慘霑

濕赴遠役羣盜下壁山

即云辟山蔓路縣名今屬恭州

總戎備強敵水

深雲光廓鳴櫓木有適漁艇息

一作自

悠悠夷歌負樵客

畱滯一老翁書時記朝夕

趙云此篇蓋時荆渚間有寇盜前篇云寇盜後幾許此篇

時詳焉南防草鎮慘則寇盜在草鎮矣水深雲光廓鳴櫓各有適公羨恭之辭漁艇自悠悠夷歌負樵客思其上遠適之而不可得乃思其次也漁舟自如樵客之放為夷歌亦足樂矣而畱滯為客者一老翁為可傷姑書時節朝夕而已

又上後園山脚

昔我游山東憶戲東岳陽窮秋立日觀

師云漢官儀曰泰山東南名曰

觀矯首望八

一云北

荒

顏延年日觀臨東其

朱崖著毫髮

朱崖海南州碧海

也遠望若毫髮然師云茅君內傳岱山之洞上有丹闕朱崖

碧海吹衣裳

師云十州記扶桑旗

於碧津漢武內傳曰藥有碧海琅玕蓐收困用事玄冥蔚強梁

蓐收扶神玄冥冬神

言四時相代用事則休者困而王者強梁矣

逝水自朝宗鎮石各其方

言逝者無

所止而止者不易其所也

平原獨樵悴農力廢耕桑非闕

一作北闕風露

凋曾是戍役傷於時國用富足以守邊疆朝廷任猛將

遠奪戎虜場

於時當時也當主宗富盛之時不能節用自守而委任藩將求功夷狄

到今

事反覆故老淚萬行龜蒙不復見況乃懷舊鄉

龜蒙山去東岳

近尚不可見
沉故鄉乎

肺萎屬久戰骨出熱中腸

肺云劉琨書肺萎骨出四體不

憂來杖匣劍更上林北岡瘴毒猿鳥落峽乾南日黃

秋風亦已起江漢始如湯

苦熱行未改橫西阻火山赫南威身熱頭且痛鳥隨鬼來

歸湯泉發雲潭
焦煙起石圻

登高欲有往蕩折川無梁

師云劉休玄詩河廣川無

梁山高
路難越

哀彼遠征人去家死路傍不及父祖塋壘累塚

相當

魏懷舊賦冢累累以接隴華表丁令威歌何不學仙冢累累後漢直如弦死路遠

雨

山雨不作泥江雲薄為霧晴飛半嶺鶴亂平沙村樹明

滅洲景微隱見巖資露

趙云以見微而便晴山雨陳張正見經李子廟詩山雨濕苔碑

拘悶出門遊曠絕經日趣消中日伏枕卧久塵及屨豈

無平肩輿

師云晉王子敬經吳郡聞觀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趙云更曠遠絕之

處即是經目之景

莫辨望鄉路兵戈浩未息地虺反相

趙

云地虺夔已在南多有之或云以比盜賊尤徒還高為地為虺

悠悠邊月破鬱鬱

流年度

趙云言破除之破一月而去也公有句云二月已破三月來亦此破義

針灸阻朋

曹

針灸所以救療譬良朋友

糠粃對童孺

時既乏良朋所對者童孺而已糠粃言非寔德趙

云以伏枕之病須針灸以安養故與朋曹阻隔下言貧食糠粃與童孺相對舊注皆非

一命須屈

色新知漸成故窮荒益自卑飄泊欲誰訴

師云李頎詩
冗秦懸屈邑

疋羸愁應接俄頃恐違

一云危

迂浮俗何萬端幽人有高

步龐公竟獨往

龐德公未嘗入州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不能屈後携妻子入鹿門山不返

尚子終罕遇

後漢逸民傳尚長字子平隱居不在肆意遊五岳名山不知所終趙云上雨句似

言嚴鄭公蓋嚴武辟公節度參謀所謂一命也言受人一命當屈色以下之漸成故言其死之言才得新知漸

成故沒重數知已之難遭也故繼之以窮荒益自卑飄

泊欲誰訴以疋羸不堪應接故愁既倦而不久則才俄頃而已又却有違迂之憂且起高步之念而欲長往矣

左太冲詠史詩高步追許由龐公尚子蓋高步之人公

砥慕之而罕逢遇也宿留洞庭秋天寒瀟湘素杖策可入舟送此

齒髮暮

漢書宿留替言楚詞嫺嫺兮秋風洞庭波兮木

樂下

趙云宿留音秀溜出漢書如言等侯也

宿留之義蓋有星宿留待之意公詩言候

秋時可發舟而往矣洞庭瀟湘所待之處

秋時可發舟而往矣洞庭瀟湘所待之處

秋時可發舟而往矣洞庭瀟湘所待之處

秋時可發舟而往矣洞庭瀟湘所待之處

秋時可發舟而往矣洞庭瀟湘所待之處

秋時可發舟而往矣洞庭瀟湘所待之處

秋時可發舟而往矣洞庭瀟湘所待之處

秋時可發舟而往矣洞庭瀟湘所待之處

秋時可發舟而往矣洞庭瀟湘所待之處

秋時可發舟而往矣洞庭瀟湘所待之處

秋時可發舟而往矣洞庭瀟湘所待之處

贈李十五丈別

趙云自峽人爲獸居至南入黔陽天言其在夔流落間得會李

十五丈而選別之也自汧公制方隅至觀罷

念歸旋言李丈往謁汧公而不得俱往耳約

其歸也

其歸也

其歸也

其歸也

其歸也

其歸也

其歸也

其歸也

其歸也

其歸也

其歸也

其歸也

其歸也

其歸也

其歸也

其歸也

其歸也

其歸也

其歸也

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巖

魏都賦巖岡潭淵限巖隔夷峻危之竅也蠻貊夷落譯尊

而通者鳥獸之氓也

而通者鳥獸之氓也

而通者鳥獸之氓也

而通者鳥獸之氓也

而通者鳥獸之氓也

而通者鳥獸之氓也

而通者鳥獸之氓也

而通者鳥獸之氓也

而通者鳥獸之氓也

而通者鳥獸之氓也

而通者鳥獸之氓也

而通者鳥獸之氓也

而通者鳥獸之氓也

而通者鳥獸之氓也

而通者鳥獸之氓也

而通者鳥獸之氓也

而通者鳥獸之氓也

而通者鳥獸之氓也

而通者鳥獸之氓也

而通者鳥獸之氓也

而通者鳥獸之氓也

而通者鳥獸之氓也

而通者鳥獸之氓也

改歲年絕域誰慰懷開顏喜名賢孤陋忝未親等級敢

比肩人生意頗

一作氣

合相與襟袂連一日兩遺僕三日

一共筵揚論展寸心壯筆過飛泉

杜田補遺曹子建作王仲宣誅發言可詠

下筆成篇文若春華思若湧泉李廣利拔刀刺山飛泉湧出飛泉言文瀏亮快利

玄成美價存

帝賢四子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

子山舊業

傳

庾信字子山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書記徐陵及信並為抄撰學士信父子東宮出入禁闥文並綺

麗世號徐庾體

趙云倚薄謝靈運拙疾相倚薄絕域

李陵車使絕域孤陋記孤陋記寡聞揚論者揚舉言論

不聞八尺軀常愛衆目憐且為苦辛行蓋被生事牽北

迴白帝掉南入黔陽天汧公制方隅

汧李之所封杜田補遺汧公李勉

按舊史上元初為梁州刺史山南西道防禦使李
十五又在峽中往謁之故子美作此詩為別也
迺出

諸侯先封內如太古時危獨蕭然清高金莖露
一作正

直朱絲弦
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攬雙立之金莖軼埃

壺冰直如朱絲絕黨
壺傳直如弦死道邊昔在堯四岳今之黃頴川
四岳分掌四岳

之諸侯黃霸為頴川守
有治狀皆美李汧公也于邁恨不同所思無由宣山深

水增波解榻秋露懸客游雖云久主要月再圓晨集風

渚亭醉操雲嶠篇丈夫貴知己觀罷念歸旋
趙云汧公善琴有名

琴日響泉韻磬者舊注意以為李十五文乃云汧李之
所封杜田引舊史如此然以舊史上元初言之則在肅

宋時上元元年歲在庚子今公詩首句云峽人鳥獸居
分明是夔州詩乃丁未大厯二年相去七年矣勉之為
山南西道防禦新史不載但云代宗時進工部尚書封
汧國公滑毫節度使令孤彰且死表勉為代勉居鎮且
八年假令是代宗初事則乃壬寅寶應元年其居鎮八
年乃已酉大厯四年在潭州與今所送李丈五丈時皆
不合然則汧公又非李勉乎以僕博聞詩從公于邁陳
蕃為周璆徐孺子下榻蓋言汧公待李又如陳蕃之待
周徐當秋露懸之時也客游雖云久主要月再圓言公
留李文必須兩月也知己史記士仲於知己而屈於不
已知

贈鄭十八

賁趙云鄭賁蓋雲安知縣句云異味
煩縣尹知公入月末到雲安其在忠

州為廟云荒庭垂橘柚乃八月之物
此詩云追隨飯菰董亦七八月之物

溫溫士君子

前漢律厯志以銅有似士君子之行言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

形

令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

趙云詩溫溫恭人詩人有

士君子之行焉舊注引律厯志在後矣盡字韻書在忍切又津忍切皆上聲今作去聲才刃切之呼韻書不載

矣懷抱盡字公又云懷抱向人盡豈只是懷抱字如謝

靈運詩歡娛寫懷抱而貼以盡字乎雖抱字韻書亦從

上聲靈芝凡鄭蓋靈芝人所喜見者故不可闕於親近

之也韓退之若鳳凰芝草賢愚以為美瑞亦是意矣親

近前漢書

遭亂意不歸窺身跡非隱

趙云公自言也詩式微胡不歸山濤

更非更

細人尚姑息吾子色愈謹高懷見物理識者安

隱非隱

肯哂卑飛欲何待捷徑應未忍

杜田補遺張衡應問曰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授

步于進苟容我不忍以歎肩楚辭夫惟捷徑以窮步王逸曰徑斜道也曹大家東征賦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徑欲從誰注惟遵行正直大道不求邪徑捷徑也又唐盧藏用傳士大夫指嵩少終南為仕塗捷徑趙云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下句言鄭十八甘心於下位不求捷徑以僥倖也捷徑字祖出離騷經楚亂今貼以應未忍則張衡應問近是也示我百篇文詩家一標準羈離交

屈宋

屈原宋玉

牢落值顏閔

顏淵閔子騫

趙云示我百篇文下所謂把文驚小陸屈宋顏

閔比鄭十八交與值自公言之也

水陸迷畏

一作長

途藥餌駐修軫古人

曰已遠青史字不泯

薛云應劭風俗通曰青史善著書青史者人姓名

趙云上兩句公

自言青史殺青竹簡之史蓋猶或黃絹或黃紙所書為之黃卷耳劉峻答劉青陵書青簡尚新江文通俱啓丹

冊並圖青丈薛夢符補遺乃引應劭風俗通云云不知
薛何自而得此風俗通之謬與或別有所紀字偶相犯
亦不可知不泯詩靡
國不泯選盛德不泯
步蹟詠唐虞追隨飯葵莖數杯資

好事異味煩縣尹

趙云詠唐虞而飯葵莖非樂道而然
邪莖音謹杜田莖葵皆菜之美者古

詩夢蟲避葵莖蓋葵味辛食辛之蟲所以避葵莖或曰
詩七月烹葵及菽則葵甘滑之菜可以養老又周原
膺莖茶如飴莖芹菜莖辛苦而如飴之甘則以周原之
膺厚也謂莖與葵皆菜之美可乎杜公但據古詩葵莖
字連出以言所可食之菜耳况古言葵莖葵有言露葵
而莖亦有言露莖者矣乘露而美乃秋間之物選嚴冬
而思莖以其
不可得矣
心離在朝謁力與願矛盾抱病排金門哀

容肯為敏

敏不敏也如左傳魯人以為敏同
趙云矛
看相背之謂益予所以刺看所以蔽也事出

韓非子摠康曰事與願違今云力與願矛有即力與願違之義也

殿中楊監見示張

廟諱

草書圖

趙云公所與楊監三詩前二詩無時

節可考但以舊本與後送別乃九月詩相連

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悲

風生微綃

潘安仁凱風揚微綃

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群

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

墨

張伯英善草書凡家之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久池水盡黑人謂草聖

俊拔為之主

暮年思轉極

趙云斯人指言張旭漢張伯英善草書人謂草聖玉動松直山蟠皆以狀其草書溟

漲與筆力言筆力浩汗若溟渤之漲水乞與之也書練
與池墨亦伯英事以比旭也俊拔為主言其書之所主
由其俊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人逸

氣感清識

張芝草書每太醉叫呼狂走乃下筆自視以為神

楊公拂篋笥舒卷

忘寢食

趙云張則英王則羲之此轉用張王善書以言張旭矣逸氣感清識則張旭之逸氣感楊監之

清識感者感格之感言致得如此也

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

張自言始見公主擔

夫爭道而得書法意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得其神俊觀張旭用意不獨在於天醉而已趙云言旭之善飲公詩嘗曰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故用酒德字結之劉伶善飲有酒德頌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

近時馮紹正能畫鷲鳥據

師云名畫馮紹正開元中爲戶部侍郎尤善畫鷹鷲雞雉

形態嘴爪毛彩俱妙

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殊資各獨立清絕

心有向疾禁千里馬氣敵萬人將

狀其快疾勇決薛云前漢文帝有獻千里

馬三國志評曰關羽張飛萬人之敵師云古詩健馬馳千里殷雲小說諸葛亮才智精銳內外敏捷萬人敵也

憶昔驪山宮冬移舍元仗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王

玄宗

盛時嘗以冬十月幸溫泉宮時肆獵

當時無凡材百中皆用壯

時寧王有高麗赤鷹

尤俊異帝獵則置之駕前號快雲兒

趙云千里馬則驥一日千里也

萬人將言可以統將萬人之材必英雄者矣舍元殿名大羽獵字揚子雲有羽獵賦神王字莊子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神雖王不善也百中音去

聲戰國策燕厲謂周君曰養由基射百發百中粉墨形
用壯字易大壯九三小人用壯注言用其壯也
似間識者一惆悵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為君除狡
兔會是翻韉上

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

趙云相公杜鴻漸送
子清秋暮則詩作於

大歷元年九月
南西川節度使平蜀亂
奏事許之既
去不復來蜀

去水絕還波

古詩長江
無回波

洩雲無定姿

陸機賦有輕盈之
艷狀無實體之真

形師云顏延年
詩洩雲自飄風

人生在世間聚散亦暫時離別重相逢

偶然宣定期送子清秋暮風物長年悲

師云蕭瑟詩悽惻長年悲

趙

云淮南子木葉落長年悲

豪俊貴勲業邦家頻出師相公鎮梁益軍

事無了遺

趙云詩靡有了遺

解榻再見今

陳蕃禮周璆別置一榻去則懸之來則解

用才復擇誰況子已高位為郡得固辭難拒供給費慎

哀漁奪私干戈未甚息紀綱正所恃汎舟巨石橫

師云左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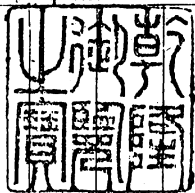
晉飢秦輸之粟

登陸草露滋山門日易夕當念居者思

今曰汎舟之後

趙云在師間莊子人生世間若白駒之過隙言杜相公待楊監如陳蕃待周徐也用才即是用人才汎舟巨石橫登陸草露滋言或舟或陸行後之苦山門日易夕公自言在變故以山門言之日易夕則一別之後光陰易

換居者乃公自言左
傳有居者行者之語



九家集注杜詩卷十二